

# 秋深

著 逢 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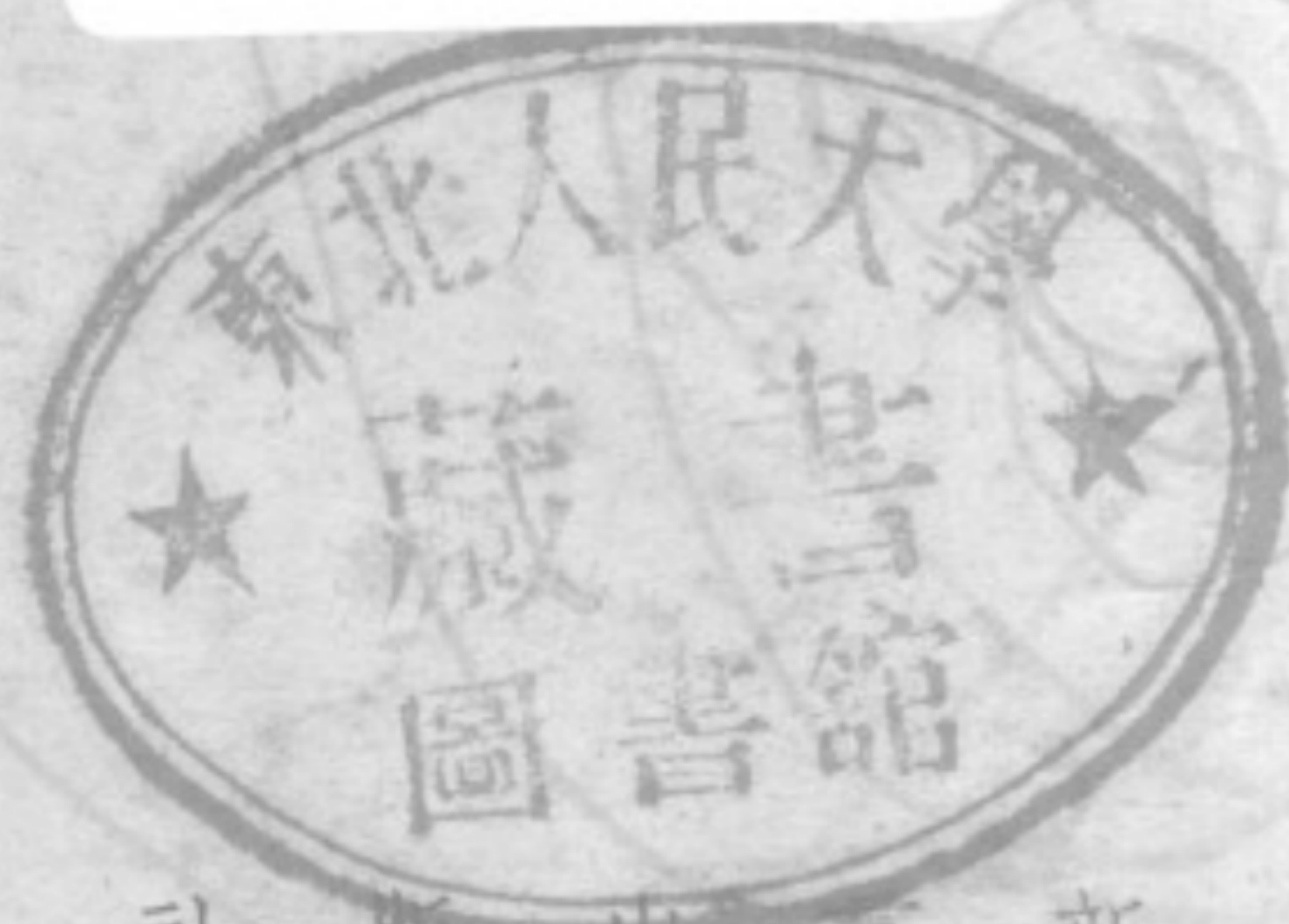


行發社版出羣新

新 羣 文 藝 叢 刊

秋 深

于 逢 作



新 羣 出 版 社

一 九 四 六 年



新羣文藝叢刊

深秋

著作者 于 逢

編輯者 文 哨 月 刊 社

出版者 新 羣 出 版 社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再版

S. 1—2000

筵席終於宣告結束了。林玲跟着客人們離開座位，一個人坐到不大受人注意的西首角落上，等待散場。她在秀長的眉毛下溜動着伶俐的黑眼珠，觀看廳子裏的一切，心裏有說不出的煩惱，然而竭力抑制着，不使表現出來。侍者們在圓桌四周奔忙，客人們有些還在興高彩烈地聚談，有些已經穿上秋絨西裝外衣或嗶嘰軍服，站着等待走了。東道曾瑞國主任早把深紅的領帶結好，但還未披上外衣，在他們中間周旋着。

林玲從對面角落上的長鏡見到了自己的形象：穿着短袖的紅色圖案花的布旗袍，和那些紳士們對照起來，顯得如此尷尬寒儉。她當然沒有因此覺得羞辱，不過在這樣的場面中總是感到有些不自在。她下意識地拿起膝上的灰布短外套穿了起來，扯一扯袖口和套角，對鏡掠好披垂到臉上的鬢髮。她美麗而且青春，而也自覺着自己的美麗和青春。

廳子裏的人，有一大半她不認得；看他們談笑的態度和抽煙的樣子，都是如此世俗凡庸。她覺得以後自己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這樣的宴會了，即使直屬上司曾主任怎樣邀請作陪——一則她在同事朋友的心目中已經變成了他的所謂「祕書」，她極不願意；二



則她沒有較好的衣著，太不雅觀，常常集中了人們的視線，叫自己臉紅，雖然人家稱她「樸素美」，意思却近乎嘲弄；三則她極其討厭這樣沒有意義的笑笑鬧鬧，白白花費許多時間；這些時間原是可以利用來讀幾頁「新哲學大綱」的。……

——這些人多討厭多腐化！她瞧着他們想。

她挺直腰肢，再一次整理鬢角，瞥見曾主任向她看了一眼，關心她的所在，感到自己必須到人衆中間應酬一下了，否則會太不近情理。她帶着溫淑的笑容站起來，以眼色問：「走了吧？」正當這瞬間，她發覺站在曾主任身旁那位穿得像隻花蝴蝶的楊小姐，電一樣地射來了鄙夷的敵意的一眼。——她諱名「楊貴妃」，年紀又大，樣子又難看，沒有一刻停止對林玲的妬忌。

——這是什麼意思呢？真怪極了！林玲想，看到別處去。

「嚇，差不多忘了這位林小姐，」一個穿灰絨長衫的客人轉過臉來說，遞過來打開的烟盒，「請呀！」

「她是不會抽的。」曾主任轉身來代答，一邊放下紫色間條的襯衣的袖筒穿外衣，一邊向衆人道：「走了吧？」

「何總經理你叫錯了：人家是『林秘書』呢！」楊小姐嗤嗤地笑起來，同時做一個

解嘲的怪臉。

大家都跟着笑了起來。林玲滿臉通紅，但呈出溫淑的笑容，并且毫不懼怯地挺着苗條而渾圓的小身材。衆人都站起先後走出廳房去，林玲夾着皮手袋站在一邊，打算讓曾瑞國先走；但他彷彿要等待她，她於是從門邊閃了出去，希望逃脫他的注意，好獨個兒回寓所安靜地睡覺看書或唱歌。她在衆人中垂頭急急地走，穿過熱鬧喧囂的大廳，卡位行列，到了酒樓門口。然而曾主任早從後面趕上來，請她稍爲留步。她不好當衆給他臉上過不去，只得踟躕地站到行人道上等着，曾主任一手拿着呢帽，一手拿着「士的」，對每個辭走的客人深深地彎腰鞠躬，并且說：

「好好好好，再見再見，好好好好！」

最後他走到林玲身邊。

「我也要回去了！」林玲低頭說，坦然表示極不耐煩。

「現在是——」曾主任看手上的錶，「不過五點三十分。這麼早回去幹嗎？」

「我覺得……」

「大衆戲院的頭場票剛才我早叫人訂好了呀！」

「我覺得胃裏有點不舒服。」



「那不過是飽悶，散散心就會好的。——今天映的是蘇聯的五彩片子呢？」

「那是『鳳羽飛馬』！」林玲說，蹙起了眉頭；「但是他們呢？」

「我都問過了，他們都有各自的事，沒有人去。」

「那麼我也不去了。」林玲似乎還想尋藉口。

「不，這怎麼成呀！——可不是白白糟塌了兩張票子？」

他們開始沿中北路走。夜市還沒有開始，街上並不怎麼熱鬧；祇是明天就是中秋了，一些餅食店都在門前掛了一條條的紅綠紙條，迎着秋風輕逸地飄着。戲院門前擁擠着人衆，票房前非常紛亂和喧囂，正面壁上的時鐘指着六點差一刻。曾主任在前面走着；林玲跟着，保持一個相當距離。左右顧盼，怕碰到熟人，尤其是一些舊同志。站在進口前的看守者撕了票，他們撩開門帘走進去。林玲從帶票員手上取了一張票，在門邊拿了一張說明書，向曾主任說：「聲——等一等，我就來！」就獨自翩然離去了。

她不願和他在一起給熟人見到，但却希望獨自見到熟人。——在戲院碰到熟人，在她是一種快樂。她沿旁牆邊的過道走，向觀眾的座位行列瞭望。銀幕還被閉在帷幕後面；左側說明幕上正映着彩色的廣告畫。嘈雜的爵士樂在高而明亮的屋頂下起着洪亮的刺耳的回響，浪濤似地在廣闊的院場中間震盪。半天的悶氣一下子從林玲胸裏消失了。

她彷彿變得更加年青而且快樂，踏着音樂的旋律慢慢地走。她感到身邊的一個男人的傾慕視線，佇立了一下，回顧，又繼續走。這時候音樂略一停頓，又奏鳴起來：一個低沉的深情的男聲開始唱「MY OWN」。她從帷幕前回轉來。前座的觀眾中有幾個人轉臉看她。——兩個男的，穿着褪色的中山裝；一個女的，穿着白襯衣，工人褲。其中那個戴深度近視眼鏡的男子怪異地微笑，并向女的指示什麼。林玲看出是「他們」，從前曾在廣東戰地共同工作過的同志，原想招呼而又停止，看到別處去。

——又給他們看見了。林玲不愉快地想。——祇要給他們見到一次就會說你天天都去看電影的。況且今天穿了這件紅花旗袍，一定又要給他們談說了的。

她往回走，迎着走過來入座的人們。突然她笑了，搖着手中的說明書尖聲叫，鳥躍着快步奔過去，一把捉住一個穿着黑旗袍的女子的手臂。

「淑姊！淑姊！」她叫。

「哈，玲仔！」淑姊抓住了她的手搖。「我差不多認不得你了！——你穿得多漂亮呀！」

「怎麼叫做漂亮！」林玲說，見到淑姊注意自己手裏的皮袋。「『處』裏辦事的人都是這樣的，否則人家會笑話。我這樣也給主任說了好幾次了。……你的票是中座？」



來，到這裏來！……你怎麼一個人來？張先生呢？」

「他在合作社裏，今天工作忙，要開夜工，沒有回家。——這個座位嗎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你坐在那裏？爲什麼這許多時候沒有找我玩兒呢？」

淑姊的座位靠着中間的通道。她坐了下來，臉上有衷心的喜悅，以含笑的眼睛看林玲，并且握她的手。她是一向以姊姊的態度對待林玲的。她叫周淑芬，是過去的政工同志，林玲在桂林的一個較好的女友。她年紀相當大了，有和藹的面容，修長的身材和文靜的舉止，用高貴的聲音說話，有如一個賢淑婦人。穿着的黑旗袍長而且闊，似乎和她很不相稱。林玲依倚在她的座位邊，垂着鬢髮，側頭表示嬌媚，像個小妹妹。

「工作忙吧？」淑姊問。

「忙是不怎麼忙。」林玲說。「只是討厭極了！淑姊你有什麼工作介紹一下，我想立刻離開那裏。」

「你是……」

「真的，你給我各方面問問看吧！」林玲看出淑姊有些不信任的意思，快聲切斷地說，「這兩天我原就想找你談的。前天找過你一次，碰巧你不在。……你怎麼呢？」

你的工作還好吧？——當小學教員自然有點苦了。」她看了一下銀幕：「快開映了！」

「你坐在哪裏？」

「那邊，」林玲支吾過去，「不要緊的。」

「啊，玲仔！」淑姊彷彿突然省悟了什麼，「明天中秋呀！你參加不參加聚餐？」

「從前的工作同志們打算明天下午到朱毅家裏去，你差不多完全認得的。」

林玲不做聲，下意識地向前座那邊望了一望。

「你也該參加呀！你這兩三個月來上了辦公，跟大家都遠離了，是不好的。」

「是的，我原也想安靜下來以後，跟他們好好地學習一下的。但是一直拖到現在，還是忙得要死，抽不出時間來。——他們有沒有說我什麼話？」林玲問，立刻感到沒有必要也不應該。

「你是不是擦了一些雪花膏？」淑姊顯然沒有注意聽，却從下側方端詳她的臉。

「沒有什麼，……只是近來臉太乾枯了，擦些潤一潤吧。」

「啊，怪不得！我今天總是覺得你比平時白嫩了一些。」

「快要開幕了！」林玲又抬起眼睛看銀幕；「你瞧差不多滿場了。」

「林同志！林同志！」——聽到背後有人怯生生地叫了一聲，又叫一聲。



林玲轉過身來，略一遲疑，露出了笑容。她倚到另一張椅背上站着，對向那個招呼她的男子。——他的頭髮擦了許多凡士林，閃閃發亮，向兩邊分開，捲起兩個流線形的小丘，通稱叫「波」的；穿着平整的斜布軍服，還留着一點兒政工隊的味道；一副討好的臉相；眼光閃縮而畏怯。他是林玲的痛苦的追求者，每兩三天總要到她寓所糾纏她，要請她吃東西，看電影，要和她到「環湖」蹣跚；他又愚蠢，又笨拙，時常遭遇到狡猾或無情的拒絕也不覺得氣餒。林玲微微地擺動着斜垂的鬢髮鄙夷地側視他，從他的尷尬態度上看出自己的美麗力量。

「我以為是誰，」她朗聲說，有了頑皮的笑意，同時瞥視淑姊，「原來是陳百良先生！」

「林同志，你不要再叫我『先生』了！」陳百良說，不知道怎樣才站立得較為自然，「大家都是過去的工作同志呀！你却總是這樣叫我，我覺得很不好……」

「這有什麼關係呢！」林玲揚動秀長的眉毛，「淑姊，我要走了。」

「到那裏去呀？」陳百良氣急起來，「今天下午我去找過你——」

「我却剛剛出來！」林玲很得意。

「林同志，我告訴你：我明天就搬到你那裏去住呢。」

「什麼？」林玲睜起眼睛，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「你的那一座房子裏，樓下空出了一個房間，我租了，我打算明天搬進去。」

「啊——！」淑姊噓了一口長氣。

兩個女子互相看了一眼，微笑了。不料給陳百良瞥見：他覺得異常高興。

「那麼我們可以常常見面了。」他說，撫摸一下發亮的頭髮。

「是的。」林玲點頭，抿着嘴笑。「淑姊，我走了！」她站直身子，轉臉對陳百良說：「快要開幕了，你還不回到座位去！」

院場裏一下一下暗下來。陳百良說了一句什麼，慌忙地走了。兩個女子相對哈哈地笑起來。

「他是神化得很的！」林玲止住笑聲，挪動脚步，「他到桂林來，見一個女仔追求一個。瞧着他，神氣真有趣呢！」

「你知道嗎？——他是一個……」淑姊說，舉起手停在空中，彷彿忘失了什麼；

「不過聽說他這個人是鬼鬼祟祟的，跟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，你要當心！」

「管他呢？他的意識本來就不正確的。只是現在竟追求到我的身上來了！真好笑！」



「嘻，那不是很好嗎？」

「當心他就要追求你！」

「我才不怕呢！——怕只怕那些沒有丈夫的……」

「死淑姊！」林玲在淑姊的肩上捏一把，格格地笑，急步跑了。

「衰玲仔！」淑姊轉身要打他，撲了一個空，嚷道：「你明天來嗎？」

「看情形吧！」

林玲飄動着旗袍的衣角，以少女特有的輕盈快步沿着通道走。院場裏映出一片青白的幽光。林玲到了所在的座位行列，人們一個站起讓她走進座位去。曾瑞國見她來到，呈出了照例的卑屈的微笑。在光影的浮掠中，林玲看不出他是否有了懊惱和不满，而也不放在心上。一些加插的時事畫片映過後，正式的「鳳羽飛馬」開始。林玲因為給人頭遮住了視線，又不想偏身到曾瑞國那邊去，挺直腰身，不安地挪動起來。

「林小姐那邊看不到嗎？」曾瑞國顯然一直留心她，「換我這個座位給你好不好？」

「不，用不着。」林玲說，「可以看到的呢！」

「那麼偏到這邊來吧！——這邊沒有人遮擋。」

林玲覺得假如再固執就會顯得不大方了，偏了身子過去，手肘留心不和他的碰觸。——她感到他有禮貌地端坐着，帶着一種文質彬彬的樣子。從他的梳理得如此自然的頭髮，他的映着光彩的眼睛，到他的敞開的西裝外衣，都并不怎樣使人難於接近。——林玲對他一向覺得有點隱微的害怕，特別在辦公處見到他蠕動着臉上的肌肉責備某些同事的時候。她隱隱地聞到了髮臘的香味和簇新絨衣的氣息，想到這人和自己全無相通之點，現在却以一個上司的身份，對她起了念頭，實在有點好笑。……接着她又想到了在遠地的「他」，在廣東戰地農村做小學教員的愛人鄭遠，屢屢寫信催她去一起工作；但她一再拖延，覺得暫時沒有必要。爲了這件事，他們兩三個月來在通訊上發生了原則上的爭執，大家都很不愉快。她想假如她不去，而他來了，大家在這熱鬧的「文化城」，可多麼好呀！……一陣低沉的嘆息從觀衆中發出來。她注視銀幕，祇見一支五色的大羽毛在閃射着燦爛的光彩。會瑞國轉過臉來對她說話；她露出溫淑的笑容作答，從他遞過來的紙包中拿起一顆「拖肥糖」：這是他進了戲院又出去買來的。以後她安靜地坐着，專注銀幕，於是開始明瞭故事的進行。



大約八點半鐘，林玲回到自己的寓所。昏黃的茶油燈，照出了她的房間：窄小然而整潔，四壁裱了白紙，掛着一個「悲多汶」的石膏浮雕像和一幅「狄安娜竇萍」的像片，小窗前掛了蚊帳布；正如一般少女的臥室一樣，它素樸而且新鮮，瀰漫着淡淡的芬芳。整座樓房已經相當靜寂；只有窗外傳來遠處的汽車警笛聲。林玲開始覺得自己自由了，變得又安甯又快樂，一邊脫着膠底皮鞋，一邊用哀怨的低聲唱「夜鶯曲」。半途，她記起了戲院裏那個深情的男音，於是立刻改唱了「MY OWN」。

她一邊唱着一邊想像着「鳳羽飛馬」裏的那位仙女，駕着白鶴的小艇，在海洋裏盪漾。她唱了一遍又從頭唱，坐到桌子前用墨水筆在說明書上亂塗着，一邊記起淑姊的說話。陳百良的傻樣子。

——若果「他」在桂林可多麼好呀！

這個思想又輕輕地掠過她的心靈，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今天晚上會如此快樂——她是常常會如此快樂，自覺着幸福，毫無什麼理由；然而她又常常感到自己煩惱，紛

擾、寂寞和不幸。許多時候以來，這兩種趨於極端的感情在她心裏交替着，如像春夏之交的天空，時而爲灰雲所封鎖，彷彿要下毛毛雨，時而射出燦爛的陽光，照耀欣欣向榮的大地。她快樂，但想起來又覺得原是沒有什麼值得快樂；她憂愁，但想起來又覺得原是沒有什麼值得憂愁——男子們的紛擾，同事們的冷言冷語，工作的可厭，過去同志們的疏淡，時時叫她很煩惱，起了一種心理上的反撥；然而當她快樂的時候，這一切於她却又顯得完全無關重要的了。她想到，倘若桂林於她真是這樣冷酷無情，她實在可以到別的城市去；倘若現在的工作真是這樣於她不利，她也實在有充份的自由，另外選擇工作。她最近考慮過許多次了，但又覺得暫時沒有這個需要。——現在這個「崗位」，說意義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了，但待遇還算過得去，工作也輕鬆：她可以盡量爭取時間去「學習」，並且可以藉此休養一下年來在戰地奔波的身體。她感到自己的身體是遠不如剛剛離家出來工作的時候了；看過醫生，說是有胃病，此外還要當心肺結核，須得注意休息，營養，一切衛生。——適合這些條件的職業現在不易謀到，除非離開桂林，然而不知道是什麼原因，她却不願。

在桂林她沒有親屬的關懷，沒有知友的溫慰；一切都市的繁華她又都有點厭倦了，但又想不出要去和可去的地方。兩三個月以來，她陷入可怕的寂寞孤零中，彷彿到了人



生的絕境。常常，居住在遠處縣城裏的親人們的面貌閃耀在她眼前；此外她還不時見到自己曾經居住過一個時候的香港的海水，陽光，白色的海鷗。有時對於愛人的淡淡懷念也是她的最大安慰，但一想到倘若到那邊農村去了，便要像從前一樣地住潮濕的有着牛糞臭味的農家泥屋，吃腐霉的鹹菜和摻着穀粒的糙米飯，穿刺腳的草鞋走崎嶇泥濘的山路，心裏就不禁起了雞皮疙瘩。過去是一個美麗的夢，但她却不願再去經驗了。……時常，跟着她就想起了自己現在對同志的遠離，對學業的荒疏。於是她開始苦讀「新哲學大綱」。然而白天給工作和人事擾亂了，夜裏她獨自對着書本心情還不能靜下來；有時偶然能靜下來了，却又靜得發慌，凝視昏昏欲睡的燈焰，不覺悄悄地淌淚。……

林玲警覺地停止歌唱了；她換了一件舊旗袍，從皮手袋裏取出那本需要精讀的書來，靠枕對燈翻開第七十五頁，排去心裏的鬱悶，專注讀下去。突然，她傾聽：一個腳步聲在上樓梯，接着停在自己的房門前，彷彿猶疑了一下，於是門上起了輕輕的扣擊聲。

「誰呀？」林玲大聲問，雖然她已知道大約是誰了，但有點不能相信。

「我……」

「誰呀？」林玲確證了那聲音的主人，但還故意提高嗓子問，延長時間，同時急急

下床披起短外套，厭煩地想：——這是什麼意思呢？來吧？瞧你又是什麼花樣！

門開開了。曾瑞國走進來，順手帶上門。

「就這樣掩着好了。」林玲看着他沒有下門。

「我剛才忘記了，」曾瑞國即刻開聲說，從外衣口袋掏出一封信，「是今天中午到的。——寄到『處』裏，你剛不在；我收起來，打算下午交給你，但忘記了。——因為喝酒忘記了。」

「不該你！本來可以——沒有關係的。坐吧，坐吧！」

林玲接了信，看見是愛人的粗魯字跡；翻過封底來，發見夾縫的地方有點骯髒，她沒有做聲，也沒有抬眼看對方，坦然把信放到桌面去。她讓他坐在竹椅上，自己坐在床邊，靠着桌角，帶着凜然的態度。曾瑞國除下呢帽，靠着椅背，兩肘壓着圈手，把一條腿架到另一條腿上，正如在辦公處所採取的姿勢。

「這麼晚了，還要曾主任親自送來，真是……」林玲坦率地瞧着他。

「這沒有關係，沒有關係！大家這樣熟了。」曾主任連聲說，「因為不知道是封什麼信，怕耽誤了林小姐的事。」——在「耽誤」兩個字上，他的聲音有點奇特。

「本來留着明天我去取也可以的。」林玲抑制着不滿，憤憤地想：——這信明明是



拆看過了的，還有什麼好說！

「林小姐你倒忘記了嗎？」他笑了起來，「明天是放假呀！你怎麼連這個也忘記了？」

「對啦，真的忘記了。——現在是幾點鐘了？」林玲故意問，沒有禮貌地打了一個大呵欠，希望對方知趣。

「林小姐想睡了嗎？現在還早呀！」

「不早了，我現在習慣了早睡。」

「今天晚上晏一點也不要緊呀！明天放假，時間有的是。」他說，笑了；「不過你還是要回處裏才成！——我剛才忘記了說這一點呢。」

「嘎？」

「你要下午六七點鐘來，我在處裏等你。——李老先生要還席，我們得……」

「不，怎麼老是這樣吃酒！」——林玲突然不勝煩躁了；「不，我不去了，我明  
天有事。」

「這怎麼成呀！人家一番誠意，『却之不恭』，……況且又有請帖給你。」  
「不，我真的有事呢！」

「什麼事呀，這樣重要？」他顯然想把話語轉變成跳皮。

「我已經約好了幾個朋友。」林玲臨時想起明天去聚餐是必須的。

「什麼貴朋友呀？我認得嗎？……」

「不認得的。」

「不是男朋友吧？」他變得涎皮笑臉起來，高揚着左邊的眉毛，和剛才的態度很不調和。他是時常這麼瞬息間改變自己的樣貌，彷彿有許多張臉孔似的。

「男的女的都有。」林玲凝思了一下，確定地回答了。「一個人出來社會做事，朋友總會有幾個的啦。……曾主任，以後的宴會我都不想參加了，我很不慣，……況且又有胃病，醫生說最要緊是注意飲食節制……」

「林小姐！……」

「不，真的啦！——林玲的態度已經不如初上辦公時那麼斟酌了。」

「那麼我回去再考慮一下吧！……我還是希望林小姐能去，因為人面你是熟了，方便一點。——並且大家都很高興你一道去。這誠意是十分難能可貴的！可是至於到底去不去呢，自然是林小姐的意思，那麼林小姐你自己仔細考慮一下吧！」

林玲有了兩二個月的辦事經驗，聽出了這話的「弦外之音」；但她不能反覆，祇得



堅持下去，不過語氣自然宛轉得多了。

「既然這樣，」曾瑞國微笑，「我就替林小姐向李老先生道歉吧。——但下一次我就不敢再出面了。」

他們中間沉默。曾瑞國點起香煙抽着，瞧着煙圈的嬾娜上升。他的視線落在桌上，拿起林玲那本厚書，咬着香煙翻起來。

「這是——」他的聲音從嘴角漏出，伊伊唔唔的。「唔，我從前有一個時期也讀過許多。——巧妙是很巧妙的，可是不夠深奧，比不上佛經哲學。——林小姐，你有沒有讀過佛經哲學？我可以介紹幾本給你，包你高興！」他抬起詢問的眼睛，不等待林玲答覆又說下去：「我從前有一個時期讀過許多佛經，什麼『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』，什麼『大乘』，『小乘』，通通都讀過，我認爲世界上最深奧最難懂就是這個，大約研究一百年也只研究得一點皮毛。但是抗戰以後我却沒有這個耐心了。幾年來在部隊做高級政治工作，只得研究民衆問題。後來回到後方，又對經濟學很有興趣。我認爲一個人非懂得經濟學就不能分析社會民生問題。林小姐對經濟學有沒有興趣呢？」

「有一點，……」林玲回答。

「經濟學，做人是必須看的呀！」

「是的，什麼時候也要看的。曾主任指教呀！」

「哪裏哪裏，林小姐太客氣了！」他眼光又落在桌上。「這信是什麼人寫來的呢？」他又問，看林玲的臉色，似乎要證實自己的懷疑。

「一個朋友。」

「熟不熟的？」

「很熟，」林玲猶豫了一下，覺得掩飾是太怯懦了，於是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加添；「在廣東，是一個男朋友。」

曾瑞國立刻看出林玲和那人的關係的深度了，突然沉下臉來，緘默許久，顯得全無興緻了。

「九點三十分了。」他看一看錶，站起。在房間裏轉了一圈，彷彿想再說些什麼；但終於沉默地從桌上取了呢帽戴上走了。

曾瑞國顯得這樣沒有涵養還是第一次。這個嚴重局面是林玲起初所想不到的。待聽到樓梯上的脚步聲消失以後，她門了門，就在房間中央對窗外哼：

「好啦！你想怎樣就怎樣吧！頂多滾蛋就是了！——想用這個來要脅我可不成功的！」



她蓋了灰軍毯躺下來，心裏還是突突地跳個不停。

——頂多滾蛋就是了！頂多滾蛋就是了！

她想像自己明天怎樣和那一「厚臉皮」吵起來，怎樣戳穿了他的面具，怎樣寫了請長假報告，什麼「忝附驥尾」，什麼「另選賢能」之類，放在辦公桌上就揚長而去。叫「楊貴妃」她們吃驚，別再瞧她不起，把她看成自己的一類人。——她是一個女工作者，有獨立的人格，不能容忍任何人拋擲過來的輕蔑和污辱，她二四年來在廣東各地跑，做過部隊的政治工作，辦過農村的識字教育，什麼大場面沒有見過？這裏一切算什麼名堂呢！……她想了許多具體的計劃和步驟：明天藉着放假到各方面去托人介紹職業，不管管是書店職員或小學教師，只要可以餬口，什麼事情她都暫時幹下去，比較現在的地位實在自由得多。

——今晚事情的發展也許不至於這樣無法收拾吧？……十分鐘後，她對自己說了。她想到明天見着他，他也許仍舊帶着那副卑屈的笑容，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呢。——我真是把他想得太好了，簡直在做夢呀！她又蹙起眉頭想。——我的事這一次他到底知道了，所以氣得那個樣子。他這個人呀，什麼事做不出來呢！壓下來一個「工作不力」，就得滾蛋呀！……她於是有點失悔自己過去太自恃了，辦公照例遲到

早退，工作馬虎偷懶，弄出許多職務上的錯失，現在給人有了把柄。總之，走，她是一定走的了，但失業後的生活問題怎樣解決，却實在沒有什麼把握。細細地考慮起來，桂林沒有真能幫助她的人；淑姊又是有心無力；自己的私蓄却不足維持半個月的伙食。到這時候，她又有點埋怨自己以前爲什麼不盡量省下些錢，一發了薪就馬上去買布買日用品了！

「不要想它！」她對自己說；「想它做什麼！這樣的『工作崗位』也實在無可留戀的呢！我不相信我出去就找不到工作。桂林這樣大！魯迅說：『路是人走出來的！』」她想起鄭遠從前愛引用的一句口頭禪。

——然而他今天晚上來這裏是什麼意思呢？……同時她又想，咀嚼着他剛才的一切微小動作和表情，似乎企圖發掘什麼，並且考慮自己對他的態度，是否有些過份和不近人情。——他一定懷着什麼鬼胎！……難道他……不會吧？……瞧哪，到那時候我就對你說呀！

——不過他也好笑！她又想，自己笑」。——年紀三十多歲了，又已經有了太太，還這樣追，追，追什麼鬼！——她又笑。——也不自量一下，真是氣死人！

到這時候，林玲這才記起了愛人的信。



愛人的信非常厲害地損傷了林玲的自尊心。他在信裏責備她，批判她。可以分做三點：第一，她回到後方以後，脫離了同志，脫離了集體；第二，學習精神太差了，從她寫給他的信可以看出來；第三，太過注重物質生活了，但怎麼他會知道，却沒有說明。這差不多是半年來他對她的意見的總結。信末表示希望她能作『自我檢討』，改造自己，並且希望她立刻到他那邊去，一同在艱苦中奮鬥，鍛鍊，否則他們也許會越離越遠的。林玲很爲生氣，當晚寫了回信，一一答辯。——其中關於最後一點，她覺得憤憤不平，因爲他完全不了解和諒解她處境的困難，「祇是憑表面的現象機械地批判我的本質。那是完全不正確的！你說我怕吃苦，其實在部隊農村，什麼苦我都吃過了，我都不覺得什麼苦，反之，祇覺得快樂極了，自己工作非常有意義。我們既然要把生命貢獻給新社會，那又怕什麼苦呢！我出來工作，三年多，是始終向人生鬥爭的，永遠追求真理，偉大的理想，否則我早沉淪了，還會有今日嗎？」最後她聲明了：她暫時無論如何不能接受他的要求，因爲身體太差了，去了祇有病倒，拖累他，於大家都沒有好處。

——我的一切一定都是「他們」加油加醬，告訴他的！……林玲最後憤然并且確定地想了。

她一夜哭了好幾次，感到現在自己是受盡別人的冷淡，紛擾，和傷害了，希望從他那裏得到關懷和溫暖，但他却如此對待她。早上起來，她憔悴了許多，彷彿孩子害了一場大病似的。紛亂的思想漸漸澄清了，凝成了兩個問題：第一是怎樣去找淑姐傾訴這件不平的事，或者和淑姊一起去找「他們」聚餐去，看他們對她到底怎樣；第二是怎樣離開現在的崗位，擺脫這種羈絆，好佈置一個真正安靜的環境，開始實踐對愛人的學習諾言。中午以後，她出去了，但又折轉來，脫下紅色圖案花的旗袍，換上一件藍陰丹士林布的，剝下鬢髮上白梅花的髮夾，換上一個黑鐵的，免得等會兒又給舊同志們挑剔。然而這樣她在馬路上又怕碰到同事笑她尷尬寒傴，所以總是揀僻靜的馬路和街巷走。

淑姊夫婦正準備出去。張先生已經衣著齊全，正在扣藍布中山裝的領扣，不耐煩地等着他的妻。她還在慢條斯理地擦皮鞋，看見林玲便叫了：

「玲仔，正好呀！我們正要出去找你一道去！」

「去哪裏？」林玲似乎並不知道。

「你忘了嗎？昨天晚上不是告訴過你嗎？你瞧你的記性！」



淑姊挽着林玲的手先走下樓來，張先生在後面跟着。淑姊臉上是一團光彩，彷彿因什麼意外的幸運而非常快樂，林玲完全了解她的感情，覺得自己孤獨，想起關於自己的戀愛，她原是并不怎麼關心，於是把許多打算傾訴的話都吞回肚裏去了。她感到世間沒有一個人能了解她，而她也不希望別人了解，沉默下來了。

朱毅他們最近遷到的新寓所，林玲沒有去過，也不知道地址；當來到門前時，她心裏不禁讚美和妬羨。——它是一座黃色的小住宅，在市郊附近，臨着清澈沙底的小河。一圈新竹籬順着河岸的高低地勢圍繞了它。裏面有幾畦綠油油的菜圃，兩棵野桑，一簇竹叢。隔着小河，可以看見遠處的月牙山和七星岩。林玲奇怪離城只不過幾里，會有這樣充滿「詩意」的所在，并且妬忌他們能夠享有它。一條帶着怒氣的黃狗從竹門邊蹣跚出來，嘴裏咕嚕地哼，懷疑地嗅聞她們的衣角。林玲怕得要命，嬌聲嚷着，躲到淑姊背後去。她還沒有擺脫昨夜的憤惱與悲痛，可是裝着快樂。她需要給他們一個好印象，使他們對她有最低限度的了解，或者至少諒解。淑姊噓着狗，善意地罵她「小姐氣」，一邊推開竹門進去，一邊嚷道：

「哎呀，想不到你們到得還要早呀！」

「嚇，你看幾點鐘了，」裏面一個尖利的女聲叫：「你們說她該不該罰？」

「罰她賞月的時候唱一隻歌？」另一個女的說。

林玲謹慎地跟着淑姊進去。原來屋前的小地坪上聚着六七個青年，有的站着，有的蹲在地下，有的泰然坐着，正在談笑。其中除了在戲院見到的兩男一女外，還有兩三個人，林玲也依稀認得。大約是從前曾經碰見過的工作同志。他們見到林玲，似乎覺得突兀，聲音停止，但又立刻興高彩烈地歡迎她們。一個穿着有掩胸的黑裙子，留着短短的椰殼裝的女仔跳躍過來牽住淑姊，活潑溫柔像隻小貓。

「還有一個人該罰，」淑姊說，以一個熟人的恣態出現，並沒有對那些散坐着的人們打招呼；「這是一個歌手，朱仔，你還記不記得她在部隊裏唱那隻『春天裏』？……嚇，該死！我倒忘記了，你們沒有認識呢。——她們是剛從廣東曲江來的：這是王霞，大家叫她蝦仔；這是郭秀慧，人人都稱她做『林黛玉』。」

「咄，沒有見過這樣介紹的！」那個瘦黑臉孔的女仔說，用疲倦的眼睛有禮貌地看林玲。

「啊，不！這位才是！」淑姊裝模作樣地伸出一隻手：「這位叫做林小姐。」

「死淑姊！」林玲佯怒地一推，就用正正經經的口吻說：「我是林玲。」她感到周圍眼睛的注視，覺得淑姊的話對她多少有點疏遠和揶揄；然而她還是愉快地笑着和他們



——點頭招呼。

「還有那一位呢？」一個男同志倚着野桑叫：「爲什麼不介紹介紹呀？」

「啊，這是大家都認識的。」淑姊說。「他叫做——我的丈夫。」

大家都愉快地笑了起來。

「不成！不成！打倒倚老賣老！」穿黑裙的蝦仔連聲嚷。

「現在可不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』了！」

淑姊說，企圖模仿她的還帶童駿的嗓音。

「你才不打倒！」

「好好，別再胡說白道了！」淑姊走到大門前向衆人問：「怎麼，還沒有動手弄菜嗎？時候不早了呀！」

「等着你呀！——一切都買了放在廚房裏了。」一個男同志說。他叫朱毅，這裏的主人，穿着骯髒的衛生衣和釘補的舊軍褲。

「爲什麼要等？到現在還不動手，真該死！」

「阿徐他們在那裏攪。他說弄菜他頂內行，自告奮勇。你去看看他們吧。」

「好，等我去指揮他們。……只是今天人太多了，你們的碗筷夠不夠用呢？」

「也許夠用吧？」

「不要『也許』了！我看還是仔細算一算人數的好，等會兒不夠用，我就問你呢——朱毅！」淑姊儼然吩咐。

「她總是這麼一副『姊姊』神氣。」王霞轉向林玲說；「你們很熟嗎？」

「很熟，是部隊裏的舊同志呢。」林玲在毫無着落中抓着了談話的對象；「王同志也似乎很面善。」

「我待過一八七師的。你是否也……」

「我也是的。」

「我記起了！記起了！」蝦仔按住林玲的肩頭搖，彷彿一雙愛人突然邂逅；「我們在師部的晚會裏見過一次，我記得你還唱了那隻『春天裏』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……你那時不是叫林玲，是叫——是叫——」她翻着大眼睛想，「啊，不錯了，是叫林麗容！」

「原來是已經改了的，但人家還是——」

「嘻嘻，我是記得不錯的！」

「你這小鬼真好記性！」淑姊走過她們身邊的時候說，「你們不要吱吱喳喳了，也來廚房幫手吧！」



「等會兒你一定要唱『春天裏』！」王霞扯着林玲說，自己却一路唱起來：

春天裏來百花香

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

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

照到了我的破衣裳

朗里格朗，格朗里格朗

穿過了大街小走巷

爲了吃來爲了穿

朝夕都要忙

朗里格朗，朗里格朗

.....

她們跟着淑姊轉過了屋角到廚房去。

林玲彷彿走進了一個奇異的魔術的世界裏。在一瞬間她不了解這一切和她自己，正

如從一場灰暗沉重漫長的夢境突然驚醒一樣。周圍綠色的樹木，青色的河水，紫色的遠山，蒼色的廣闊的天空，金色的燦爛的陽光，構成了一個鮮明的詩境的印象，在這樣的一種充滿青春生命力的少女歌聲不停召喚中，彷彿真的成爲『春天』。林玲似乎記起了什麼遺忘不久或遠離已久的事物。她栩栩如生地感到了自己從前在部隊和農村工作時的新生情緒，並且在這種情緒中回復了過去的自己。在一瞬間她記起了過去的一切，正如自己依然在其中生活着似的。她笑，快樂，如像從前，而朦朧地願望能夠長此生活下去，和這樣的年青人們永遠在一起。

窄狹的廚房裏擠擁着六七個人，笑笑鬧鬧，七手八腳地弄晚餐，王霞彷彿連自己也被歌聲鼓舞起來，還不停地唱了又哼，哼了又唱，一邊跑進跑出，幫着拿東西，舀水，洗碗筷，沒有一刻安靜，但又沒有專職，樣樣弄不好；最後給派到河邊去打水，歪着上身挽了一小桶來，鼓紅圓圓的腮幫，半條裙子給潑得濕漉漉的。然而她還須去打水；林玲於是很想對她有所幫助，也就跟着一起走往河灘。

王霞赤着一雙粉紅色的小腳，露出圓圓的腳趾，用急急密密的小步走；因爲沙灘的灼燙，顯出閃閃縮縮的稗氣樣子。林玲也覺得有赤腳的必要，但却沒有做，因爲太麻煩了。沙灘從門前陡斜下來，平坦地展開在太陽的照耀下發着眩目的白光。小河淺淺，



河水澄清，起着漣漪。陽光透穿到河底去，擴散着無數重疊的金色圈圈。王霞撩起裙子開始涉水。

「蝦仔，」林玲叫，彷彿一個曬愛的舊友；她站在潮濕的沙邊上，微笑着：「等我打一桶吧！」

「我赤着腳呢！」

「你累了。——你瞧你穿了裙子，多不方便。」

林玲挽着小鐵桶，走到稍高的長着蔓草的沙條上，小心撩起衣角蹲下來。沙條太高了一點，她低低地彎俯腰背，伸長手，小鐵桶却僅僅抵達水面。水慢慢流進桶裏去；林玲一手按着下面的草簇，彎俯得更低，更低，長長的頭髮從後面披垂下來，搖盪着遮掩她的眼睛，她滿臉漲紅起來，格格地笑。

「玲姊，玲姊！」王霞站在水裏叫，「你當心掉下去呀！」

「不要緊的，哎喲！」

林玲兩脚一滑，頭向前一衝，幸虧兩手本能地抵住水邊的亂草，沒有掉下去。

「哈哈，哈哈！」蝦仔拍手跳起來笑，「說鬼見鬼，給你掉進河裏去才好呢！」

林玲站起來，滿臉通紅，兩手全是髒沙，想生氣又忍住。

「你瞧你瞧！」她尖叫，「那桶流去了！」

「哎喲，你這該死的！」

王霞着急地嚷起來，連裙走到水中去。裙子貼着水面鼓漲得像氣球，小鐵桶飄浮着，慢吞吞地流，滑移到河中去。

「快點呀！快點呀！」林玲猛揮着手，站在那裏發急。「它要沉下去了！沉下去了！」

「朱毅呀！淑姊呀！桶流去了！」王霞蹦跳着回頭亂嚷，一直撲到河中去，探手一抓抓住了桶子，「捉住你了，你這鬼東西！差不多把我嚇死！」

「沒有淹着吧？」林玲抱歉地走到灘邊迎着王霞說，感到慚愧和自疚。

王霞從河裏挽了一桶清水走上來，圓臉還有驚嚇的神色，但已經笑了。她一直淹到腰身，濕漉漉的裙子包裹着她的兩腿。水從裙邊滴流下來。她在裙子束縛中艱難地走着。

「哎呀，全濕了！怎麼辦呢！」林玲擺着兩手同情地說，蹙起眉頭。

「不要緊，等會兒給太陽一晒就乾了的。」

「等我替你挽吧！」林玲要拿桶柄。

「不，我力氣比你大呀！」她歪着身只管急急地走。



「等一等！」林玲追上去，替她扯開濕裙的纏縛。她們到了廚房。王霞把桶子一擱，喘着氣。

「什麼事大驚小怪呀？」淑姊迎着問。

「桶差不多流去了！」

「啊，我還以為淹死了你呢！——嚷得簡直像殺豬！」王霞想惱却惱不出。她笑了。

「是給我掉到水裏去的。」林玲有點臉紅，覺得應該聲明自己的責任。

王霞又開始十分忙碌愉快的工作。林玲看着她，彷彿見到自己的前身；企圖學她的樣子，然而明明感到已經不能。她有點妬羨對方。青春天真和熱烈，但同時保持着一種成長的自尊，正如成年人雖然愛小孩，但決不想做小孩。王霞蹲到潮濕的泥地下去洗一個滿是油漬的鐵鍋子，林玲看人家忙碌，空着兩手，非常不好意思，想去幫忙，但不知道從何處落手，而且還有點怕弄髒了手脚和衣服。

「讓我也幫幫你們吧！」林玲做出要走進廚房去的動作。

「不要進來了！」淑姊說，「現在已擠得要死了！」

林玲微彎着腰看脚前的王霞抓着沙擦鍋子，沙沙發響。她終於小心撩起了衣角，蹲

在王霞旁邊，貢獻着洗刷的方法。接着自己也伸手進盆子裏洗碗碟，盆子四邊的污垢和滑膩膩的油水引起了一種難堪的作嘔感覺。林玲看見渾水下面翻起一些鷄屎，突然渾身起了雞皮疙瘩，然而還是竭力忍受，不肯中途停下手來。她換了盆裏的水，忽然覺得這樣的聚餐實在叫人非常厭煩，沒有什麼意思了。她瞧着盆裏的水，手指互相搓着，沉默了下來。幸而可愛的王霞把油解放了。她放好鍋子，邀林玲去洗手，因為晚餐的一切準備已經差不多了。林玲慢慢地洗着，滿手都是肥皂白沫，指甲裏有些煙污，還是無法擦去，只得算了，跟王霞走到房間裏去抹手。

這是朱毅和他的愛人所租的房子。房東是一個公務員，很少時候在家。他們住在靠北相連的兩間。朱毅的房間裏正聚着好幾個男同志在熱烈地談論什麼問題。另一間對臨着小河的，床上很凌亂，桌上架上散放着一些書籍報紙，壁上貼着一張歐洲地圖，掛着一個高爾基石膏浮雕，一幅外國人的像片，滿臉滿嘴的鬍子，好像獅子；房角上有一架舊風琴，腳板脫落下來。房裏沒有人。王霞坐到琴前，隆隆隆隆地踏起來，在鍵子上生疏地移動手指，鍵子有好些壞了，發出嘎音，或者簡直沒有聲響。林玲扶着琴沿看王霞，有歌唱的慾望。——王霞不能同時又彈又唱，於是她們調換了位置。林玲好久沒有接觸過琴子了，試過一遍鍵音，彈了幾句斷片的旋律，這才開始奏演全隻。她過去原想



從事音樂，熱心學過彈琴，指法還約略記得；不過彈的只是單音，偶爾且會按錯鍵子。但這已經叫王霞高興得跳着，翻開歌集，跟着琴音唱起來。一些同志走到窗邊來看她們。林玲覺得有點害羞，停止了。

「不，你們走開；——瞧她不彈了。」蝦仔<sup>1</sup>，搖着短頭髮。「你們要聽，就要站得遠遠的聽。——你們全不懂音樂。」

他們笑着走了，音樂再開始。王霞唱了「春天裏」，「太行山上」，又唱「我們需要戰爭」。——這是一隻過去流行於廣東青年中的歌曲。王霞兩鬢像蟹爪一樣伸在頰前，圓臉微微仰着，用稚氣的，未經訓練然而如此渾圓嘹亮的聲音，熱情地感動地唱。林玲全個靈魂走進了過去的高潮時代中，感到年青的歡樂。她接着加了進去唱，在收尾的地方又再開始。她的手指彷彿受了神術所指揮，靈活地跳躍着，當她們在「我們衝衝向前衝」這最後一句煞住的時候，四周突然變得非常靜寂。

「唱得好！再來一個！」隔壁的男同志嚷，裝出胡鬧的嗓音。

「你的聲音真好！」王霞愛暱地瞅林玲，驀然說了：「只是你爲什麼頭髮長得這樣長，鬢角又弄得這樣捲捲的，像剛從香港回來——」

「什麼？」林玲一隻手下意識地彈着，臉紅了。

「我不愛這樣，我喜歡自自然然的。」王霞推開林玲：「來，等我彈，你唱了不  
林玲倚站在琴邊，望出窗外。窗外，廚房漏出來的淡煙在經過；野桑還很綠；這是  
是月牙山的灰影。她心裏開始爲淡淡的哀愁充滿了。琴聲起處：是「春天裏」。她沒有  
做聲：她極想唱然而不能唱。她叫王霞換了「夜鶯曲」。她開始，聲音很深長：

### 河邊林中夜鶯在歌唱

歌聲充滿悲愴

她凝視窗外，伶俐的黑眼珠不停地悸動，閃射憂鬱的光彩；一手撫着琴角，苗條而  
渾圓的身子微斜地靠着琴邊，顯得如此憔悴與疲倦。她的聲音跟着也開始憔悴了，疲倦  
了，並且驛入一種深深、戀念和哀愁：

可愛的人兒最難忘

勇敢進取莫再憂傷

可愛的夜鶯



你是先知者

唱吧唱吧，盡情唱

騙散人世憂傷

唱吧唱吧，盡情唱

騙散人世憂傷

當拖長的低音尾聲消失以後，她視線留在琴鍵上，似乎要看王霞的指法；實際沒有看，只是沉默了下來，彷彿深思什麼。

「好了！好了！」淑姊掛着兩隻骯髒的手走進來拿肥皂，連聲說，「等會再唱吧！你們擔憂沒有機會唱嗎？去！蝦仔，你去打點碗碟擺桌子！」

王霞撥轉身就走了出去。林玲闔起琴蓋，覺得這樣一個人在房間裏也無謂，便跟淑姊到廚房去。淑姊正忙着打點起菜，沒有工夫照顧她。她無聊地站着，看同志們來來往往，想和每一個招呼談話，但他們都沒有空，對她且也不很注意。朱毅忽忽地走進門又出來，見到林玲。

「爲什麼這樣忙呀？」林玲微笑地問。

「忙倒沒有什麼忙，」朱毅站住，用微笑回答她。「只是怕他們把鷄弄得太熟了不好吃，出來關照一下。」

「是的，太熟了是很不好吃的。」林玲說。

「不到我的房間坐坐嗎？」朱毅似乎想走。

「你們開會，我不進去了。」林玲說，等待朱毅再叫她。

「沒有關係，大家只是談談吧了。」朱毅說完便忽忽地轉身走了。

淑姊從廚房出來，回到房子裏去。林玲在後面毫無依賴地跟着。淑姊發現她的孤獨，於是打開朱毅房間的門，叫她進去坐。她遲疑了一下，心想剛才朱毅本人也叫過她，大約不算冒昧，於是跨進門檻去。人們談話停止。朱毅過來招呼她，推一把木椅給她坐，就又轉過去繼續中斷了的討論。林玲坐着，很不自然，鮮明地感到自己處在一羣很不投機的人們中間，於是本能地呈出溫淑的笑容。她有點後悔剛才唱歌的時候，實在過於表露自己了。——房間裏比隔壁簡單得多：靠窗一張方竹桌，此外是一張竹床，幾把竹椅，一個竹書架。林玲旁邊坐着一個男同志，叫陸岳的，開始和她搭訕，採取很爲客氣的態度：

「近來工作忙不忙？」



「說忙也不忙，說不忙却又很忙呢。」林玲回答，希望他再問，好將對「處」裏的許多不滿說出來，瞧機會表露自己極想離開，托他代找職業。

可是，他已轉向簇擁在方桌周圍的人們，說：「不，我覺得那樣不很好。」

「那麼你的意思又怎樣？」穿工人褲的女子，叫蘇羣的，轉過來問。

「林同志，你來到桂林，遊過七星巖沒有？」他又轉過來，注視林玲的臉孔。

「到是到過了，可惜沒有進巖洞裏看過。——聽說有許多東西看呢。」林玲的笑容更其溫靜和柔媚了。

「洞裏是很好玩的：有石鐘石鼓，又有石龜，很深很深，走也要走大半個鐘頭，一直穿到了山後才出來。什麼時候去玩玩，也增加許多智識。」他又轉過臉去：「最好是這樣：吃了飯以後，在門前一邊賞月，一邊煮糖水，同時開晚會。」他熱心地說，竟背向林玲，走到方桌前去了。「開完了檢討會以後，再弄游藝節目，才不會打岔嚴肅的空氣。」

林玲變得非常無聊，站起來，又不好就此走出去，祇得到書架前看書。——書架上層凌亂地放着新舊雜誌；中層列着文藝書和社會科學書，還有幾個地圖；下層堆着各種報紙。林玲一本本翻着，盤算怎樣離開這個房間。一向被稱爲「理論家」的鄒錦雲，炯

炯的小眼睛從深度近視眼鏡後瞅着她，接着俯下身從報紙堆底下抽出一些什麼放進自己的口袋裏去。林玲插好手上的書，又從中抽出「新哲學大綱」，抬頭微笑地看鄒錦雲：

「這你一定讀過的了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我現在在讀着呢，祇是有些地方不很懂：我的理解力是很差的。」林玲希望獲得對方的好感。——他這個人有點怪僻，但在同志間的地位却不能忽視。

「啊！」鄒錦雲在眼鏡後面翻起小眼睛，彷彿要透視她的心靈。

「這裏的幾句——」林玲翻出第七十五頁，用尖尖的手指指着，湊近眼鏡前，善意地挨近了他。她的鬢髮掩觸着他的臉頰。不知道怎樣，她接近他，心裏總覺得有點畏懼，彷彿對方是一個不同的類族。

「唔，這幾句——」他略為避開她。

「這幾句我看來看去都不很了解呢。」

「這，很明白的，意思是說——是說——」他顯然心裏非常明白，但一時却說不出究竟來。「總之是說康德不懂得『對立』和『統一』，他的『對立』是死的，不活的。總之他後來只是折衷主義，很錯誤。」



「啊，真的，」林玲說，「我現在才明白呢……什麼時候你有空請到我那裏坐坐吧，教教我。」

「唔，這不必。唔，大家研究研究。」

「嚇，淑姊又噤些什麼呢？我還是出去幫她的好。」林玲說，把書小心地插回原處。

來到門前的地坪上，她站住了，蹙起眉尖，覺得不勝厭煩，希望所謂「聚餐」，能夠早些開始，早些收場。她已經決定吃完飯交了聚餐費就走，不再參加什麼晚會什麼檢討會了，免得要費唇舌爲自己解釋。——對於這些如此歧視她的人們，這是原無必要，甚或是多餘的。

#### 四

到和淑姊一同回去的時候，林玲始行記起想托淑姊代找職業的事。月亮高高地懸在澄空中，蒼白，孤獨，而且淒涼。她到底還是參加了他們的晚會，因為覺得不參加了太不好意思，給人一個壞印象，而且淑姊又死留她，聲明散會後自己專陪她歸去。她一直爲煩躁的痛楚的感情支配着，雖然表面還沒有失禮的地方，但對什麼都早失去興緻，別人的快活只是她的苦刑。聚餐時她只吃了一些豬肝，一些雞肉，開檢討會時什麼都沒有聽進去，只是等待別人的責難和準備着自己的解釋。然而結果落了空：大家似乎都迴避着沒有談到她。這使她更加難於忍受，覺得大家既然做過「同志」，什麼事情都可以坦白檢討，不應心懷鬼胎，正面不肯指斥，背後却噉噉唾，閒言閒語。臨走時交聚餐費他們怎樣也不肯收，她無論如何要放下，差不多弄得大家很難下場。……月亮照着環湖，水面閃出一派青光；湖周的樹木顯着黯澹的影子。林玲快快地走，提不起欣賞的心情。淑姊見到林玲這樣，剛才的興奮給掃去了；不知道她爲了什麼，却也不問。

她們沉默地到了林玲的寓所前。淑姊要走。



「怎麼不進來坐坐呢？」林玲問，意思其實是說：「我知道你不會進去的，你現在是見外我了。」她的思想飛速一閃：假如淑姊真的進去，床上疊起的軍毯上面蓋着的那方透明的五彩絹紗，她買來準備冬天包頭的，給淑姊看見，怎麼辦呢？

「好，那麼進去坐坐吧，橫豎我一個人回去也悶得要死。」淑姊也似乎知道她的意思。

開了門，走進黑暗的房間；林玲一步跨到床前，摸到絹紗，敏捷地塞到簾子底下。

「點燈呀！」淑姊說。

「我在找火柴呢。」

燈點起來了。淑姊以一種主婦的態度觀看四周，終於注意到床下。那裏擺着好幾雙鞋子：有膠底的，有半高跟通花的，有紅膠邊白帆布的。她真想「哎呀」地叫出來。林玲覺得不安；而且一回到家，剛才給忘却的種種煩惱問題，又都兜上心頭。最重要的是職業這件事。——路上曾問過淑姊，但聽到對方的口氣，覺得對自己太不熱心，她也就快快他不再嚕囑下去。她提起陶器茶壺，爲淑姊倒了一杯冷開水。

「玲仔，你幹嗎今天像不大高興似的？」淑姊拿起杯，且不去喝，憂戚地注視她。

「沒有什麼呀！」林玲微笑。

「是不是覺得他們——」

「我是沒有關係的，……」

「我有眼睛，不是看不出……」

「我不願再說了，淑姊！」林玲轉過身去，喉嚨突然咽哽，一邊收拾床鋪。她感到眼眶已有淚水。

「玲仔，你做什麼？」淑姊從後面抓着她兩肩，要把她擰轉過來。

「不要！不要！」林玲掙扎着迅速地爬上床，向裏一倒，一手拉過了軍毯來，出聲地哭泣起來了。

「玲仔，你到底做什麼這樣無端白事哭起來？」

淑姊坐到床邊抱擁她，用臉貼近她的臉。——它戰慄着，為一種激動的感情扭歪了。毯子掩蓋到鼻頭上，淚水從閃光的美麗的眼睛湧出，流到繡花的枕頭上。

「他們這樣的態度，也實在不對，」淑姊說，「他們對待同志，有時候是未免太理智一點的。什麼時候，我會說說他們。你犯不着……」

「不，淑姊！」林玲帶着抽咽聲，「你不要說他們了。……也許只是我不好，我不



長進，配不起跟他們做朋友！……不過，不過大家都是政工隊裏的人，原來從一個團體的母胎出來，祇要目標一致就是了。爲什麼總是……總是……爲什麼現在大家這樣看我呢？……我不知道他們把我當做什麼人！——我只是去當女職員吧了，他們背地裏却說我做了——我做了『花瓶』……」她似乎爲痛楚所窒息了。

「誰說呀？誰說呀？誰這樣說呀？」

「我祇是偶然聽說……我……」

「只要給我聽到我就給他一頓臭罵！」淑姊有點氣憤起來。「這個話是怎麼說法呀！這是對自己同志的態度嗎！他們有時胡說白道，辟里拍拉地像機關槍似的，就什麼話都說得出嘴。這件事也許是有的。但他們不過湊趣吧了，原是無意；你聽了放在心上，却就不值得了。他們這些人雖然有時態度不免有點……不過心地總還是好的。我看他們對你也沒有什麼，一切祇是你多心吧了。你一向總是這麼小心眼。小心眼也不是不好，只是太過了有時也很糟呢！」她抱着林玲。「你還哭？你不要這樣吧！不要這樣吧！」

「不，我都知道！」林玲說，彷彿要重新開始，鼻子抽噎着。「近來也許我太不好，太……太有點……太不注重學習……其實我呆在那個鬼地方實在痛苦極了，痛苦極

了！……人家總是這樣另眼看你，叫你做『政工同志』呀！說你是什麼『時代女子』呀！衣服祇要差一點，又笑你『樸素美』——其實他們的意思都是作弄你，尋你開心的！而且又老是這樣鬼眉鬼眼！我真是看也看厭了，聽也聽厭了。……我不是蠢貨，我什麼看不出？只是爲了鬼飯碗，忍氣吞聲吧了。——現在掉了飯碗，有誰會同情你呀！理睬你呀！那只是自己尋末路吧了！……待下去，又是那麼麻煩！不過那些作弄還能忍受，不作聲就是了。最討厭的是有一些什麼什麼人呀，老是纏着你，叫你不知道怎麼辦，罵他也不好，不罵他呢心裏又氣，——鼓在肚子裏，難過極了！……一個人出來做事，實在太強情也不好；不強情又應付不來……例如他要送東西給你，什麼墨水筆呀，什麼高貴衣料呀，要不要好呢？……」

「是誰呢？」淑姊問。

「沒，沒有誰，只是說說吧了。」

「那麼你有沒有收下呢？」淑姊似乎有點擔心。

「沒有……」

「你可千萬不要收呀！——那是釣餌，你千萬要當心呢！我是見也見得多了！」

「我出來工作很久了，這個難道不知道嗎？……只是若果我有什麼錯了，」林玲又



開始，「同志們應該直白檢討我呀。現在這樣在背後說我，我是不……我覺得難過極了……昨天鄭遠來了一封信，我想不到他也是這樣不了解我……我這樣——這樣愛他，我原以為我們已經十分了解，可以共同生活下去，一直到死。……他却……他却……他却……我想不到他的心是這樣的！」

悲哀又驟然開始了，像開閘的水流。林玲蒙住頭，蜷縮像一隻蝦，兩肩抖動，大聲地抽噎。

「你做什麼呢？玲仔！你從前在部隊裏是很堅強的，為什麼現在這樣呢？你不要這樣吧！」

淑姊俯下身抱着林玲的兩肩，像母親一樣。林玲感到別人擁抱的熱情，想起自己的伶仃孤苦，境遇惡劣，人情冷暖，想起她的母親，她的愛人，於是哭泣得更傷心了。淑姊不知道該怎樣開導安慰她，只是說些重覆的話，待她漸漸平靜了，便拿了面巾塞到毯子裏去給她揩眼淚。

「玲仔！」在床邊靜坐了一會，淑姊說了，「一切事情你不用傷心！多些到我們那裏去吧。離開集體，你一個人這樣獨自住着，是會悶死的，……」  
林玲沒有做聲。

「我看你要是真的想轉換工作崗位，」淑姊想了想，又說，「那是不錯的。現在這份鬼工作實在太不適合你了，你再幹下去，你便會……對你也沒有什麼益處。我看你倒不如找個小學教員當當吧。——工作不是全沒有意義，自己又可以安安靜靜地讀點書，修養一下。你覺得怎樣呢？」淑姊停了好一會，見林玲沒有答覆，便又說了：「剛才路上你問過我……我很想說了：我們學校裏現在剛好缺了一個音樂教師，於你是最適合不過了。我在那裏，朱毅他們常常來玩；你來了大家在一起，是相當理想的。祇是……只是教小孩很麻煩，而且生活又很苦，怕你……所以我……」

「你剛才爲什麼不說呢，淑姊！」林玲呢喃地說了，有點不平，「爲什麼大家總把我看成這樣吃得苦呢？……」

她們大家都沉默了下來。

「那麼你要不要去呢？」過了一會，淑姊問。

「爲什麼不去呢？現在這份『辦事員』難道我還留戀嗎？淑姊，你總是這樣……」林玲要說又停住。她很想再次哭泣。

「要是真的，那我明天就去問校長了。」淑姊顯出嚴重的神氣。「他這個人很不錯，大概一定沒有問題。……明天你來學校找我一同去見見他，就可以決定。……好，



我要走了。張先生自己回家，沒有鑰匙開門進去，一定要罵我的。……你明天來吧，我在學校等你。……你不用起來！」

林玲輕輕挪動了一下。淑姊按住她，接着悄悄地站起來，悄悄地開開房門又帶上，悄悄地下樓去了。

林玲照樣蒙頭躺着，毫無動彈。——她受了委屈哭泣，從來是不給別人見到的，只是偷偷地流淚，獨個兒擔當一切痛苦；所以現在不由得感到羞慚了。她深悔自己剛才太過天真，做出這樣無意識的舉動來。她想到人和人中間實在很難了解，況且淑姊又是結了婚的人，早把全副精神集中在自己的「小圈子」裏，對人的關懷已經遠不如前，現在給林玲的也許只是一些廉價的同情而已。至於說到爲林玲找職業，倘若真的十分熱心，就不必等林玲提出了還是支支吾吾，不肯直白說出來。……林玲的心一瞬間變得像冰一樣地冷而且硬，兩眼只是炯炯發閃，透過毯子的微孔，看着外邊的燈光。……她又聽到悄悄的推門聲；門樞刺耳地響了一下：一個人小心走進來，好久沒有什麼動靜。

——淑姊她回來做什麼？林玲想，沒有挪動，聽見來人還不做聲，便在毯子裏問了：「什麼人進來呀？」

「我。」——一個男人的聲音。

林玲一跳撇開毯子，只見面前站着的是陳百良。

「林同志，我搬來了。」他說，露出一副市井的笑容。「今天來過幾次，都不見你呢。」

林玲「啊」了一聲坐起來，仔細地打量他，祇見他唇角微顫，似乎想說什麼話，手中拿了一個月餅。林玲靠着桌角，頭髮蓬蓬鬆鬆的也不理，旗袍滿是皺褶，退得高高的，露出渾圓的嫩嫩的大腿。伶俐的烏黑眼珠爲淚水所洗濯，水晶似地閃亮；胸脯因爲燈光的斜射顯得很爲聳突。陳百良惶惑了，閃縮地看了她一眼，便避開視線。他見到蓆底下露出了五彩絹紗的一角，扯出來揚着看，想要叫林玲送給他，但給林玲一手搶了去。他笑了。

「那真是漂亮呀！」他說，「再給我看看吧！」

林玲不睬他，開始對鏡梳頭，從新把鬢髮夾好。

「林同志，今天是中秋，我請你吃月餅。」他在桌上放下禮物，要找刀子。

「我不吃。我現在飽得要死了，什麼東西都吃不下。」林玲微笑地看着鏡子，從眼角注意到他的動作。「這裏沒有刀，你不要切了。」

「剛才那個周淑芬來過了，是不是？」他問，一邊打算坐到床上和林玲並排。



「不，不！」林玲連聲說。「你不要坐在這裏礙着我！那可不是椅子？有椅子都不曉得坐！」

陳百良挨着桌前坐下來，心不在焉地翻着那本「新哲學大綱」，眼睛鬼鬼祟祟地瞥着這裏那裏。

——他要做什麼鬼呀！林玲放下梳子，突然記起昨晚淑姊在戲院裏說的話，心裏有點生氣。——這傢伙真是荒謬！真是混帳！

「林同志，」他開始說，又停頓，有點忸怩。

「什麼事呀？」林玲向他嬌媚地笑了，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如此。

「你昨天看戲，跟那個人坐在一起，——他是什麼人？」

「就是周淑芬呀！你不是認識了嗎？」林玲故意裝着不懂。

「不，不是她。是那個男的，散場時你和他一起走出戲院。」

「我却不知道呢！」林玲笑了。

「怎麼不知道呢？」

「倘若他是我的——，又怎樣？」林玲很得意地斜睨他。

陳百良突然沮喪了，好久說不出話來。

「林同志，我近來很煩惱，很煩惱！」她啾嚙着，凝視地面，彷彿有滿肚子的話要傾訴。

這時候樓梯下響動雜亂的脚步聲，轟隆隆地上來；有男人和女人的聲音。林玲敏捷地披上短外套，扯好皺衣服。陳百良站起搓着兩隻手。

「林小姐還沒有睡嗎？」

曾瑞國出現在門邊。他穿着一套草綠色的嗶嘰中山裝，沒有戴帽子，多油的頭髮微微有些亂，臉孔帶着點酒意，彷彿剛剛修剃過一樣光鮮，紅潤，發亮，他拄着「士的」揚着一條眉毛，軒昂地走了進來，顯然處在一種滿足和愉快的情形中。林玲見到他的樣子，知道昨晚的事已經煙消雲散了，心裏突然非常開朗和歡樂起來，她帶着笑意有禮貌地看門外的客人。

「李老先生請進來呀！不要客氣！」曾瑞國氣概堂堂地說。「這位林小姐你昨天席上是見過的，大家都是熟人，李老先生不要客氣……我們剛才吃了酒跟李老先生出來，他見你沒有到席，問起林小姐你。今晚是中秋，很好的月亮，橫豎大家都沒事，所以一起來拜訪你。」

李老先生穿一套深藍色的文裝，左襟上有一個閃光的證章，身材矮胖，像個大腹



賈，額角已經微禿。他不停地點頭，用骯髒的眼光上下打量林玲，同時微笑。

「林小姐真想不到你會在家呢！」曾瑞國繼續說，帶着熟不拘禮的樣子，「外邊這麼好的月亮，多詩意呀！中秋一個人怎能待在家裏。大家都猜你一定出去賞月了，來了是準備碰門釘的，……」他轉向李老先生，「但我很知道林小姐的個性，不喜歡熱鬧，總愛獨個兒靜靜的躲在房間裏。所以我說她一定在家裏！但你們不相信，現在怎麼了？而且你還說她……」他轉向門口看：「啊，楊小姐呢？到哪裏去了？……」

黑暗的門外猛然發出一串格格的笑容。

「哎呀呀，還說呢！你一進了房間就什麼都忘了！」

楊小姐一隻小鳥似地跳躍進來。她今天別出心裁，將長髮梳了兩條小辮子，用嫩綠色的緞帶纏着辮尾，結了兩隻大蝴蝶，甩在肩前；顏面給襯得又瘦又老。她穿有一件紅橙兩色斜間條的旗袍，一隻手拿着手袋和藍方格絨的短外套搖擺着，一隻手摸着辮尾，自覺這個姿勢很嫵媚。

「李秘書請坐呀！」林玲招呼。「這裏地方亂七八糟的，真是失禮了！」

「哪裏哪裏！客氣客氣！」

林玲站在旁邊很覺狼狽。床上的舊軍毯太難看，想摺起已來不及，陳百良怯怯地在

角落上被遮掩在曾瑞國的身後，給人遺忘了。他對有面前的脊背蹶行，並且從那肩膀上敵愾地警視另外的兩個闖入者，很爲不平，不知道應該走呢還是站着監視一切。

「不要坐了！不要坐了！」楊小姐連聲嚷，以脚尖做圓心，風樣地車轉身子向李老先生，「我們去就去呀！呆在這裏有什麼意思！」她又車轉身來挽林玲的手：「我們一起去！」

「剛才楊小姐扭着李老先生要去環湖的小茶室吃甜品，」曾瑞國向林玲解釋。「油膩的東西吃得太多了，吃些甜品可以潤潤喉。林小姐沒有事吧？」

「事是沒有什麼事的，」林玲本想加以拒絕，但又怕掃了曾瑞國的興頭，於是含含糊糊的這樣說。

「林小姐一起去呀！」李老先生說，「賞賞光，賞賞光！」

「哎喲呀，阿林！」楊小姐尖叫，像個天真的小女孩，她注意到床上的軍毯，「爲什麼蓋着那樣的東西呀！——又髒又粗！我瞧着也心裏打冷顫呢！」她尖着手指捏起毯子的一角，「真粗糙極了，這麼刺着肉，難爲你還蓋着它，睡得着！買一張金山氈吧！你這麼儉省做什麼！」

林玲滿臉漲紅了，想不到「楊貴妃」竟這樣刻薄，當衆奚落她，暴露她致命的弱



點；心裏很不服氣，準備還擊，但急切間找不出適當的話。她是時常在這種情形下慘敗於敵人手下的。

「這是刻苦耐勞的精神，是應該提倡的！」曾瑞國挺身出來解圍，並且看林玲，表示對「楊貴妃」的厭惡。

「這句話很對，很對！」李老先生不停地點頭。

「走吧！走吧！」

「我這個樣子，怎麼好出去！」林玲以懊惱的眼色徵求曾瑞國的意思。

「不要緊的。」

「我原是準備睡覺了，才換了這一件。」林玲說，等大家聽到。

「那麼換一換吧！」

「那很麻煩……」

「有什麼麻煩呢？換換吧……我們先出去，在大門前等你……好，我們先走吧，在外邊等她好了。」

他們先後出去了。曾瑞國殿後，臨跨出門檻時，不勝奇怪地看了站在角落上的陳百良一眼。陳百良非常失望沮喪，想責問林玲：「他們到底是什麼人？爲什麼也讓他們進

來？」但終於祇是顫顫嘴唇，拿着月餅也出去了。林玲立刻關上門，站在房中迅速地考慮一下：好不好跟他們這些人出去呢？然而事實上人家已在大門前等着，不容許她再有猶豫。她急急地從竹簍裏找衣服，想改變一下幾天來的裝束；然而又沒有一件完全適意的。並且時間也來不及了，她於是無心仔細選擇，隨手拿起那件連自己也討厭了的紅色圖案旗袍，躲到從門縫窺不見的角落去，急急地換上，當走下樓梯的時候，她想到自己衣著的貧乏，未免有點懊惱，又有點羞慚了。



## 五

林玲很晚才回到家裏。——他們在小茶室裏一坐就是個多鐘頭。大家分手的時候曾瑞國充滿狐疑地問她在他寓所裏的那個青年，究竟是個什麼人，她支吾了過去，心裏很不受用。她獨個兒踏着銀白的月色歸來。種種煩惱問題又包圍過來了。她到深夜才睡去，第二天醒來已經很晏；悠然睜開眼睛，首先想到的是今天要探訪淑姊這件事。她又考慮了：現在立刻轉換工作崗位是否必要呢？她一直不能把握自己，很為苦惱。然而一切問題尚在其次；今天既然已經為淑姊約定了，就不能失信。她猛然從床上坐起來，忽忽到樓下打水上來洗臉，梳理頭髮，穿着衣服。看看時間實在不早了，一邊心裏着急，一邊弄來弄去還未能出門。

——糟糕！今天遲到，一定遲得太過了！她想，走到馬路上去。

馬路上充滿眩目的陽光；菜場早市已經寂寞，她拿着手袋。一路看着商店的鐘，急急地走，有點埋怨處理辦公規定得太機械，不管有事沒事都要依時去蓋一個章，天天都沒有此微的自由。爲了去探訪淑姊，她決定下午請半天假；但又怕曾瑞國不准。於是

翻來覆去地設想種種藉口和理由。到了辦公廳，同事們都側目看她。東壁上的掛鐘，指示着只差三十分就下班了。她紅着臉坐到自己的坐位上。楊貴妃桌面攤擺着紙張筆墨，手裏織着絨繩。她回過身來看林玲，大聲招呼了：

「阿林，今天早呀！」

「這個鐘有點快呢。」林玲瞥視了一下東壁的鐘，噙着，毫無頭緒地翻弄公事。

「我這個錶是對午炮的，」楊貴妃說，看一看自己的手錶，「却是三十五分了。——嗤！你還不快去簽到！」

「簽到簿在……」

「早送到主任室去了呀！」楊貴妃向那邊一撇嘴，眼睛露出了嘲弄的神色：「你趕快去補蓋好啦！」

「怪不好意思的……」林玲忸忸怩怩地。

「哎呀！你還怕他不許你補蓋嗎？——他一早就問過你好幾回了。」

林玲從手袋拿出私章站起，倚在楊貴妃桌前，問她織的是什麼，如何織法，又和左近的同事搭訕幾句，這才通過兩列桌子中間，走向主任室去，白門帘垂着，從門帘看進去，見到曾瑞國的背影。林玲有點猶豫；本來打算進去補過章了，就順便提起自己的請



假要求，然而轉念一想，在那樣的場合他一定諸多阻撓，倒不如等會兒當衆提出，叫他不好怎樣，並且顯示自己的大方。她依照習慣，叫了一聲「曾主任」，便撩開門帘走進去。

「啊！你回來了！」曾瑞國放下手中的報紙，如獲至寶地叫。

「簽到簿……我還沒有蓋章。」林玲小聲說。

「這裏。」曾瑞國從桌上拿過簽到簿來翻着，又看手錶，「我剛要批閱。你差一點就來不及了。私章拿來等我替你蓋。」

「不，我自己會的。」林玲已經從角質小方盒掏出私章，蘸着印泥。

曾瑞國伸過手去，碰觸林玲的手。林玲反射地一縮，私章掉在地下。

「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」曾瑞國連聲抱歉，從圈手椅彎下腰身拾起私章來。

——他這人真是！林玲翻着白眼看了他一下，專等蓋好章就出去，一秒鐘也不逗留，免得他又囉囉嗦嗦，照例要她下午陪去吃酒或看戲。這些事情她真是厭極了，每天都有一套。彷彿是一種日程，叫她擺脫不開，簡直失掉自由。——每次她都加以拒絕，然而他總是這樣客氣地軟言軟語，令你太勉強了便顯得不近人情呢。

「這樣下次是不成的了。爲什麼今天睡得這樣晏呢？」曾瑞國揚起一條眉毛，微笑

地看她。他的話不知道是開玩笑呢還是認真。——其中包含着某種近於下流的東西，叫人聽着很刺耳。

林玲沒有做聲，用兩隻手指接過私章，撇開門帘走了出來。辦公廳的桌列間發出笑聲。林玲滿腹狐疑地轉眼望。——楊貴妃依然垂頭，一本正經地織着絨繩。和她並排的桌子前那個男同事，正在桌沿彈去煙灰，屢孔帶着笑容對着別一桌的男同事，眼光漠然射向林玲來。——這是什麼意思？林玲猜不透。她突然非常憎厭這裏的一切人們了，希望立刻離開這裏，到不再看見他們的鬼眉鬼眼的地方去。她本能地帶着微笑走到楊貴妃的桌前，靠着桌邊，想扯談一下。

「這個花樣織得很巧妙，到底怎麼個織法呀？」她問，拿起楊貴妃的絨繩織物的一角來賞玩。她很憎恨楊貴妃，但又想討好楊貴妃，她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。

「蓋過章了吧？」楊貴妃問，小眼睛含着深意看她。

她支吾地應了一聲。

「所以我說呢：他是不會不許你的！」楊貴妃大聲說了。

「這是不是要織短外套呢？」她輕聲問，覺得不安。

「噢。」



「這麼快就準備了，——天氣還很暖和呢。」

「桂林天氣那裏說得準，明天一冷你就知道！」

「真的，」林玲說，想起自己沒有絨繩短外套。「這種絨繩質地很不錯；粉紅的顏色也很好；不太紅，却又惹眼。」其實她心裏想說：粉紅色實在太俗氣了；但見到楊貴妃既然選中了，也只有這樣隨和一下。

「我打算領口袖口和套邊——都織上綠間條，你說好不好？」

「不，不要綠的！綠的配粉紅的，怪不好看。我覺得還是用白的好。」

楊貴妃看着織物沉吟起來。

林玲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，變得很爲憂鬱了。現在已經過了中秋，天氣快要涼起來，林玲的絨繩短外套還沒有着落。最近絨繩的價錢漲了又漲，貴得非常厲害。她一再節省下來的錢，最多不過買得半磅；這怎麼好去織短外套呢？從短外套，她又想到她的棉大衣又舊又髒了，原是綠色的，後來拿去染了深藍，去年還好，今年却已褪成似灰似紫，非常難看，冷天穿起來，簡直不能見人；其次她的棉被又沒有套布，踢出一個大洞，又給可恨的老鼠咬得破破爛爛，冷天蓋起來真是丟臉極了。……

林玲越想越痛苦，拿着毛筆在十行紙上狠狠地亂劃。而這時候，下班鈴突然響起來

了。人們已經紛紛走進隔壁的食堂，嚷嚷吵吵，等待吃飯。林玲跟着楊貴妃也向那邊門口走去。她記起請假的事，心裏有點忐忑。大家圍着桌子坐下了。林玲原是和曾瑞國同桌，坐在他的對面。他一邊吃飯，一邊頻頻抬眼望她，似乎想要向她宣佈下午的「日程」。她猶豫了一下，裝着平平淡淡的樣子，佔先開口了，她說要請半天假去看一個從遠地來的親戚。爲了避免他多方的客氣的盤問，口氣說得非常肯定和率直。

「哦！林小姐的什麼貴親戚新近到了桂林呀？」他笑着說。「我從前一直都沒有聽到提起過呢！……」

林玲感到同事們的眼光，臉紅了，很想聲明提起不提都是她的自由，不能受別人只干涉，但見到面前的那張稔熟的笑臉，近似涎皮又近似嚴肅，她捺住性子緘默了。

「今天早上才在馬路上碰到的，……」林玲說，嚥下最後的一口飯，離開飯桌。

「你改天去成不成呢？」曾瑞國也放下筷子站起來。——他現在對林玲已經變得  
很「粗線條」了，簡直不大顧及環境，時常叫林玲又惱恨又難堪。

林玲沉默地穿過門口，走向無人的辦公廳。

「我昨天已經打了電話給何總經理，」曾瑞國在後面跟了過來，像個無賴，「約定今天下午去會見他，商量一件重要事。我還說明和你一道去。」



「今天無論如何不成啦！」林玲一邊說，一邊逃也似的走到自己的辦公桌前，動手收拾公文。「我也是已經和人家說定了的，今天下午去找他，——一定要去的！」

「這怎麼成呀？」曾瑞國站在她面前。「不去真的不成嗎？」

「真的不成！——已經約好了，怎麼能不去！」林玲突然覺得枉屈。

「那麼你早點回來吧！我找個地方等你還是怎樣？約好了人家，不去是不成的！」曾瑞國說，到最後一句，聲調裏帶了一點兒凌厲。

「不，去了怎麼能回來，好久沒有見面，怎麼能談兩句就走！」林玲彷彿要哭了。

「那麼……」

「請假報告我不打了！」林玲搶着說，轉身走向大門去。

這時候已經有幾個人從食堂走過來了，曾瑞國也不管，無恥地跟着林玲，彷彿還想阻撓。林玲回頭，顯出怨毒的眼色，似乎說：「你總是這樣跟着，跟着！給人家看見多難為情呀！」她急步走出廳門，通過院落，轉過傳達室，跳下石階，翩然來到馬路上了。她回顧那座矗立的大門一下，就一勁向前走去，感到勝利的喜悅。

——對他以後不要太遷就了。她想。——人家尊重他是主任，他却不知道，總是這麼黏上來。……自從知道鄭遠的事，他的態度這兩天有點變了。這麼露骨，說起來羞死

人！他是已經有了太太的，這樣太不道德了。……什麼時候一定要向他剖明一下，免得他總是這樣胡塗的！……

一路走着，轉換工作崗位的念頭在林玲心裏變得很爲確定了。她想倘能真的去做小學教員了，和淑姊整天在一起，和朱毅他們重新要好起來，大家一起學習，討論，娛樂，多麼好呀！並且倘若鄭遠知道了，他一定也高興，贊成她的做法，不再催他立刻離開桂林了。她一邊想像着就要擺在她面前的生活，是如此平易和自然，一邊輕盈地走着，不覺到了寓所。在房裏放下手袋，換了服裝，洗過臉，她便逕直去訪淑姊了。

淑姊的學校是一所員工子弟小學，位在市郊一座高聳的巨石的岩脚下，處於互相雜亂地佔據自己的位置的別莊和棚寮之間。通過骯髒嘈吵的市場，轉出尙未修好的公路，林玲來到學校門前。這是一所並不漂亮的低級教育機關。漆黑的竹籬爬着憔悴的蔓藤，門口窄小，掛着一個小小的牌子。轉過大黨徽的屏風：裏面是一個小小的操場，四周是幾間簡陋的建築：灰黑的泥牆，竹筒的蓋頂。林玲好久沒有來過了，感到一切很陌生，並且奇異地醜陋。這時候剛剛下課，孩子們到處跳躍嚷吵，有的打鞦韆，有的踢毽子，有的互相追逐，滾滾的黃塵瀰漫了整個操場，旋轉而且飛揚。一個七八歲的女孩手裏拿着泥丸子蹲在屏風脚下玩，抬起眼睛看林玲。她頰上抹着墨跡，鼻下掛着濃涕，穿



得又難看，又骯髒，林玲簡直不敢相信那是一個小學生。她在城裏馬路上碰見的，都打扮得像洋囡囡，捲髮，鬢邊打着大朵的布花；但現在的這一個却簡直像個小流氓。——而她也實在像小流氓一樣地狡譎，只管對林玲骨碌碌地轉着眼睛，帶着多量的敵意。林玲走到操場上去，掏出花紗手帕掩住鼻子，因為滿天黃塵，吸進肺裏去，太不合衛生了。她發現站在鞦韆架邊的那個女教師，穿着深綠色的絨繩短外套和湖南灰布旗袍的，正是淑姊。一羣孩子圍着她，有的扯住她的衣襟，有的指手劃腳在嚷吵什麼。她擺着手，做了一個禁止手勢；然而孩子們還是不肯靜下來。

「淑姊！」林玲叫，走了過去。

「哎呀，玲仔！」淑姊回頭，笑了。她撇下孩子們，迎着林玲。「我等了一個上午，以為你不會來了。」

「我還要請假才走得開呢。真是討厭死了！」

「那件事我剛才和校長說過了。」淑姊熱烈地挽起林玲的手。「我們現在去談一談，就可以決定的啦。——你們不要跟着來！」淑姊轉向那羣孩子喝了一聲。

那羣孩子却照樣螞蟻似地圍上來，七嘴八舌地嚷叫，要「周老師」給鞦韆他們打，因為那些高級的同學把它霸佔住了，不肯下來。他們都是些工人子弟，衣著不尷不

趁，沒有半點學生的模樣，性情又這樣粗魯狂野，顯然從來不大遵守規矩。林玲和淑姊一起在他們的包圍中，無法脫身。他們的幾個好奇的扯一扯林玲的夾布短外套，弄上了許多黃泥巴。林玲連忙厭惡地拍拂。正在不得開交的當兒，上課鈴響了，半分鐘後，孩子們帶同鬧聲都回到教室裏去了；操場上只留下一片濛濛的黃塵。有兩個男教員橫過操場，向林玲看了幾眼。

「你們上課了。」林玲說。

「不要緊，我這一堂沒有課。」淑姊說。「等我去看校長在不在好嗎？」

「不，等一等！」林玲有點着急。「我們到處看看再說吧。」

「那也好，我帶你看看。」

她們開始巡閱各個教室。孩子們很不安靜；教師講書用着嘶啞的高聲，不時用戒尺拍打抬面，鎮壓他們嘈吵和引起他們注意。淑姊陪着林玲慢慢地走，一邊告訴她校裏的一切情形。——這裏待遇意外地刻薄，每月薪金不過僅足餬口，設備又非常簡陋，連風琴都沒有一架。林玲想到將來自己到這裏忍受飯食的粗糙和宿舍的雜亂，終日和這樣的頑皮孩子混在一起，拿着戒尺高聲嘶叫，感到非常懊惱了。……巡閱了教室，食堂，和小小的圖書室，淑姊和林玲回到自己的宿舍裏坐下來休息了。房裏一共有四張床，加上



好些桌椅什物，顯得非常擠擁。林玲坐着，兩肘靠着書桌，不能掩藏自己的失望神色。剛才踏進校門前在林玲心裏建築起來的理想生活是全部粉碎了。

「怎麼樣？」淑姊倚着床邊看她。「等會兒去見校長嗎？」

「淑姊！」林玲小聲說。「我想考慮一下呢。」

「你覺得怎麼樣？」淑姊似乎有點不滿了。

「沒有風琴，教音樂是很難的。」林玲解釋，拿起桌上學生作文簿翻起來。「而且……而且這些學生似乎很頑皮。我怕教不來呢。」

淑姊彷彿要說什麼，但緘默了；接着微笑地說：

「他們雖然頑皮，有時却很聽話呢。只要教熟了，就覺得他們可愛。……不過你仔細考慮一下也好。反正這個音樂教員的缺不容易立刻找到人，再過兩天答覆也不遲。只是以後你決定了，」停了一下，她躊躇着說下去：「就得幹下去了，至少要到學期終了才好走呢。……否則在校長的情面上我很……」

「不，淑姊，我並不是不願幹的！」林玲紅着臉說。「不過我想考慮清楚一些吧了。……明後天我再來見校長好不好呢？」

「是的，你自己考慮清楚一些也好。」淑姊淡然回答了這麼一句，看住門外。她突

然笑了：「啊，『理論家』來了！」

鄒錦雲走進房間來，見到林玲，錯愕了一下。他和兩人招呼了一聲，就拉過椅子來坐下，沒有說話。他顯然有些什麼事情想單獨向淑姊說；但林玲在座，妨礙了他。林玲想起身走，但想到自己這樣會顯得太小器，並且加深了她和他們中間的不愉快，於是勉強坐着。

「鄒同志今天很空呀。」她微笑着搭訕。

「唔，很空。」鄒錦雲回答，從深度近視眼鏡後面向她射來冷酷的嘲弄的窺探視線。

「時間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了。」她站起來。

「坐坐吧！急什麼呢？」淑姊留她。

「時間實在不早了。」她坐下，沉默着。

「聽說陳百良這個人搬到你那座房子裏去住，是不是？」鄒錦雲問，非常突兀，帶着一點質詰的口吻，

「他自己要搬來的。」

「那麼現在搬進去了沒有？」



「搬進來了。真討厭！」林玲蹙起眉頭。「不過也許不久就要搬走的。」

「唔唔。」

大家沉默了很久。

「我真的要回去了。」林玲又困惑地站起來。

「坐坐吧！吃了晚飯再走不好嗎？」淑姊說，顯然只是一種客套。

「不用了。鄒同志有空到我那邊玩玩吧！」

「唔，好的。」

林玲帶着溫淑的笑容走出去。淑姊陪她到了學校門口。

「你明後天一定來吧！這兩天我有空會再找校長談談的。」

「不該你，淑姊！」

林玲離開小學，走到公路中間去，突然感到非常悲哀了，

## 六

對於小學教師的事情，林玲反復地考慮了一整夜。第二天她就寫了一封信給淑姊，首先表示感激她的熱心，其次說述自己辭謝那份工作的理由。這其實要當面才能夠說得詳盡明白；但林玲却是已經沒有再見淑姊的勇氣了。一連幾天之間，她猜想着淑姊接到了那封信以後，會怎樣向朱毅們談到她，和朱毅們會怎樣議論紛紛，貶抑她到一錢不值。她非常苦惱，很想找一個機會向淑姊解釋。她的心靈沒有片刻安靜，而曾瑞國和陳百良却又天天來糾纏她，紛擾她。——曾瑞國的無賴粗魯叫她恨而又怕，陳百良的癡傻老實却叫她又可笑又可氣。

——天哪，讓我安靜一點吧！讓我安靜一點吧！她想，簡直懊惱得要哭了。她希望自己能夠立刻掙脫一切紛擾，離開這裏，飛到一個遠遠的地方去，遠遠的，遠遠的，非常僻靜，沒有人類的聲音，只有鳥雀的歌唱，波濤的吟嘯。好叫她的靈魂稍稍得到甯靜和安息。

夜裏，一切開始緘默了。曾瑞國破例沒有來寓所囉嗦，大概有什麼緊急公事要辦，



不能來了；陳百良幾次上來叫門她都沒有開，熄燈裝睡，等他自己覺得無味，自行下去。她側耳傾聽好一會，不見樓下有什麼動靜，於是悄悄地打開了窗，靜靜地坐着，盡量享受自己的難得的安靜，繼續一個鐘頭、兩個鐘頭。……外邊是澄澈無比的秋空，散佈着繁星，越過出現得越多，閃爍得越燦爛，銀的，金的，紅的，青的，像無數的金剛石顆粒，滿天都是。秋空漸漸地退去，退得越高越遠，越遠越深；星星開始從天宇游離，在廣闊的空間活動：浮遊，閃跳，彷彿都有生命，都有意志，並且都充滿了生底歌唱和歡笑。其中幾顆較大的，聚在銀河左近，顯得極不寧靜，一一搶先顯露在芸芸的同伴們之前，賣弄自己，叫人注意。林玲不曉得那一顆是「牛郎」，那一顆是「織女」，只是無目的地找，口裏下意識地哼着過去的歌曲，——沒有次序，想到哪一隻就唱哪一隻，或者是全曲，或者是斷句。她跟着自己的聯想幽宛地哼着，鮮明地復活了過去的這個情景，那個情景彷彿自己還帶着當時的情緒，生活在它中間。這時候，她所想像的那個「遠遠的地方」似乎移到了她面前了：她彷彿能夠看見它，並且可以指出四周還有充滿濃郁芬芳的林木，青空中還有飛翔的蒼鷹和白鷺，而在這個背景之前，還有坐在沙灘邊上的自己和一個理想的十全十美的青年。……

——這天空多好！啊，真是多好！……林玲凝視繁星，惘漠地感覺着。——我在渴



想着一些什麼！……我願意這樣坐着，坐着，坐一輩子！……你們不要來騷擾我吧！我是什麼都不希望的，我只希望安靜，安靜。……世界爲什麼這樣紛擾呢？……這樣紛擾有什麼結果呢？……然而這一切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？……啊，什麼是理想呀？它有什麼意義呀？比起這個崇高神祕的天空又怎樣？……這天空多好！啊，真是多好！……

林玲想起愛人鄭遠，覺得他很陌生。他有一雙不能原諒人的眼睛，和她在曲江艇上分別時吻了她，在嘴唇上和面頰上，囑咐她一些話。這些話連同其他的情景，現在已經不能爲林玲所清楚記憶了。那時候她只有一個鮮明感覺，就是她們的分別只是暫時的，她們不久就會生活在一起，並且必須生活在一起。……林玲於是哼起「春天裏」：個多星期前那次同志們中秋聚會又出現了。它給與林玲一個難於磨滅的印象，一天比一天深刻，鮮明。林玲知道他們對她大概早就絕望了，（尤其是那次在淑姊的學校見到鄒錦雲，她確證了這一點），而她自己對他們也已經沒有什麼希冀。她自然甘受他們責備的；但他們却不見得有責備她的權利。——和她比較，他們同樣地丟棄廣東的有意義的崗位，來到桂林胡混，現在也同樣地爲了飯碗，消磨精力於不足稱道的工作上，爲了戀愛、弄得精神不安，影響學習情緒；至於多看幾本「巨型書」，難道就值得如此誇耀，常做什麼「意義」嗎？——林玲即使沒有他們，她還是可以繼續自己的生活，自己的學



習，自己的追求的，她現在已經不再希冀也不再需要別人的了解，甚至淑姊的了解。那天中秋晚上回到寓所，她曾經企圖向淑姊傾訴心曲，剖白自己，但又覺得沒有必要和用處，所以幾番想開始又中止，事後回想起來，自己所說的話還是太多太坦露了。於是她不禁想起那天在小學會到鄒錦雲的情景，和淑姊送她出校門時的客套動作。

——什麼是人世的溫暖呢？林玲固執地想。——我出來工作幾年了，到處是冷酷虛偽，一點都得不到溫暖！一點都得不到！……

繁星閃爍。幽幽的微光落在桌上，落在林玲的臉上。她突然關了窗，點起煙，向四周看，覺得陌生。——「這是什麼地方？為什麼我在這裏？」她這樣感覺着，並且站起。一種極大的苦悶和空虛襲擊了她。她覺得四周太靜，似乎要去什麼地方，但又覺得沒有地方可去。她開窗想再看星空；但星空已經不是剛才那個樣子。她於是躺臥下來了。

她轉動眼睛察看自己的房間，覺得樣樣可憎。「悲多汶」的石膏浮雕像和「狄安娜寶萍」的像片不再是一種快樂，一種安慰，却都對她顯着熟得可厭的容顏。她拿起「新哲學大綱」，勉強去讀，但只讀了兩頁，就不能再忍受下去，索性拋開了。她不禁希望有人上樓來和她談話。然而夜是深了，她仔細傾聽，四周已經靜寂無聲，知道不會再有

來客。……她於是朦朦朧朧地睡去了。

第二天醒來已是將近中午，梳洗完畢，林玲走到馬路上去，她不願回辦公處去吃飯，就在小食物店吃了一碗湯麵，當作早餐。出了小食物店，她無目的地走，到了十字街，佇立下來，考慮該往什麼地方去。——昨夜失眠，現在還覺得很為疲倦，但她不願回寓所，首先她非常厭惡自己的住處，有如厭惡一間下級客棧；其次她又怕碰着曾瑞國來找，見到他的卑屈笑容；不過在街上徘徊却又感到流離浪蕩，沒處歸宿似的。她突然想起自己可以去訪淑姊，奇怪自己為什麼一直沒有想起她。——林玲原是不好意思再見她了，但想到往她的家裏去解釋一下辭謝小學教師的事是十分必要的；而且今天又距離上次見面已有個多星期了，也許她對林玲的怪責已沖淡了許多吧？

沿着靜寂的石子馬路走，林玲一路斟酌着解釋的措詞。——她覺得這是一個難題，又覺得無須乎考慮，來到淑姊的寓所門前，她略略遲疑了一下，就穿進大門，調整一下脚步，謹慎地跨上樓梯去。在一條黑暗的甬道上，她在淑姊門前停立了。門在裏面閉着。她輕聲叫了兩聲「淑姊」，怯怯地敲了兩下門，裏面都沒有答應。大約淑姊一定睡着了；她一向有午睡的習慣，即使中午下課回家也睡一睡的，何況今天是星期日，林玲猶豫着，不知道好不好去驚醒她。從門罅瞄進去，桌上收拾得乾乾淨淨的，從前放着的



書籍一本都不見了。床上淑姊和她的丈夫蓋着紅毯子在睡午覺，睡得正酣，淑姊臉向牆壁蜷縮着；張先生直直地仰躺身子，微微地打着鼾。林玲悄悄地離開了房門，彷彿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似的，沒有什麼理由，她陡地爲異樣的煩悶和憂鬱所包圍了。……「解釋」的計劃破碎了。她茫然回到十字街，考慮到何處去，有什麼人好找。——朱毅那裏她很想去做最後的一次探訪，看他們的友誼有無方法挽回，但却聽陳百良說他自己曾去找了一次找不到；她們最近搬了家，地址不明。那麼去看看一些女同事吧，但她又想起她們都跟楊貴妃差不多，太世俗太「低級化」，並且大半有了丈夫，很難談得來。……

林玲掏出手帕掩住鼻子，遮擋汽車捲起的塵埃，茫然四顧。一間百貨商店飄着紅紅綠綠的紙條，在大減價；樓上有樂隊在演奏，招徠顧客，一支 Clarinet 吹出尖聲，非常刺耳。林玲無目的地走了進去，在衣料日用品中間轉來轉去，拿起這樣那樣看，不知道自己正在幹什麼。她走到照身大鏡前，自己的形象整個地顯露了。她許久沒有這樣從頭到腳看到自己了，有點奇怪這人就是林玲，帶着一點兒已非天真少女的風貌。她的臉頰已經不怎麼豐腴，顯得有點枯黃；而她的體態也不再像往昔那樣嬌媚動人了。她彷彿不大相信似地察看自己，從這邊和那邊。

——我什麼人都不願見！我什麼人都不願見！……林玲走出百貨商店，對自己

發誓似地說了。

在「九如齋」她買了一大包西餅，帶回去當作晚餐，因為不打算再出來了。樓下客廳中只有房東太太一個人，在縫着棉衣。她錯愕地看着林玲，懷疑地打量她的手。林玲畏縮地閃避了她的眼光，逕直走到陳百良的房前去。——陳百良不在，房裏却有兩個人；一個穿着黑皮外套，斜戴着呢帽；一個穿着時式的長衫，頭髮很光滑，像個上海的白相人。他們似乎正在賊墮着什麼，見林玲一推推開房門，僵了場。——林玲完全絕望了。她原以為回來了，到底可以見到一個熟人，然而現在却出乎意料之外。她跑上樓，轟隆一聲門起房門，一頭倒到床上去。她想哭，但又有什麼值得哭呢？她蓋了棉被；只管貪饑地咀嚼西餅，不知不覺地睡着了。……

她感覺着一種苦悶的壓迫；這壓迫因夢境的紛亂而加重。她以為自己並沒有睡；但醒來時却知道已經睡了一大覺。四周黑沉沉的：原來是黑夜了。隔壁有燈光，照着瓦背反映下來；房裏的一切可以隱約見到。一堆堆的煩惱問題又湧現了出來。她莫明其妙地感到渾身顫慄着一種無邊的哀涼；接着她鮮明地記起下午在百貨商店的大鏡中所見到的形象；然而那種憔悴的容顏和成年婦女的體態她却不再想起，——她一想起就深切感到前途的渺茫，不知道在前面等待着自己的是什麼。……她時而預感着自己會從此沉落



下去時，而又預感着在什麼時候，會一直衝到最前頭，做些什麼驚人的事，好像一支箭突然放了弦，筆直地射向天空。——當她離開家庭的時候，她是抱有很大的理想的。家庭拋下了幾座洋樓從廣州遷到香港，後來因為生活艱難，又從香港遷回內地家鄉。她開始不能甯靜了，她厭惡了家裏的沉悶空氣和家人給她提到的婚姻，毫無後顧地走到戰地，去，像男子一樣穿起軍服來。

——他們現在一定很掛念很擔心我的！……林玲想到她的家庭。

林玲覺着甜蜜的哀傷。而突然下午的空虛煩惱又湧起來了。她漠然轉動視線，觀看自己的窄小暗黑的房間，不知道自己思想什麼和需求什麼。——我是非常煩惱的！非常苦悶的！她突然對自己說，彷彿抓着了一切的根源。——我要麻醉自己！糟蹋自己！她又對自己說，並且想起喝酒。「酒可以消愁」——她在宴會曾被灌了一次，經驗過「醉」，身體飄飄蕩蕩，覺得一切都是兒兒嬉嬉，可有可無。——我要喝酒！我要陶醉自己！她又想，猛然從床上坐起來了。

點起燈，打掃了床上的餅屑，於是她真的到附近的雜貨店去買酒回來，此外還買了幾兩牛肉乾和一包香烟。——她覺得牛肉乾最好送酒，而一邊喝酒一邊抽煙就更妙。起來的時候，她感到身體有點空虛，腦袋有點發脹；現在坐下來對着這些「陶醉品」，

却又變得非常清醒了。吞了一口酒，她渾身微抖了一下，皺起眉頭舐吸着舌頭，唧唧發響。她覺得這酒意外地辛辣；因為在宴會裏喝的通常是葡萄酒，而現在的是很少嘗過的三花。她每一次嚥下都打抖，趕忙吃牛肉乾，一邊又抽起煙來。——微仰地躺靠着竹椅，擺出老練的姿勢，用兩個指頭夾着煙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便慢慢地向上空嘔噴，接着又要練習從鼻孔出煙，突然嗆咳起來，眼睛冒出淚水。沒有五分鐘，她感到身中有一團烈火開始燃燒了；拿起圓鏡子來照：只見臉頰現出豔麗的鮮紅，如此美麗動人。她想像自己已經醉了，滿不在乎把鏡子往棉被上一扔，快活地笑了。在房間裏飄飄浮浮地走了一轉，又坐下，靠着椅背，凝視窗外的星空，細心體味「醉」的感覺，竹椅像搖籃一樣輕輕地甜蜜地浮動，房間四周的燈光彷彿霞彩一樣地發着微紅，變得光亮並且透明。一種悶熱的芬芳包圍她，無法排去。她覺得自己聽到遠處飄來了樂聲，幽幽的，悄悄的，怯怯的；但也許不是音樂，而是秋蟲的悲鳴。——她終於決定那是蟬音；不過認真聽起來又什麼都沒有。

——我現在是忘却一切煩惱了！我醉了！……她再次對自己決然說，彷彿企圖證明什麼。又喝了一口酒，把鏡子斜靠書籍放好，湊過臉孔去照。她兩手愛憐地撫摸發燙的臉頰，彷彿對着另一個讚美着：——你是美麗的，年青的，什麼人見到你都會愛你，愛



你！……

她突然孩子似地哼起歌來了，時而用小娃兒的聲音，時而用「工作者」的聲音，時而用懷春少女的聲音。她想像腳下有一個男子跪下向她求愛，她拒絕他，他痛苦地哭泣了，像個小孩，於是她安慰他。……她突然想起下午往訪淑姊所見到的情形了，又扔掉鏡子。一切驟然退去了，她沒有快樂，沒有醉。她只是坐在枯寂的房間裏，對着深不可測的秋空。一切拋棄了她，她現在是一個孤苦伶仃的人！

——我必須麻醉自己！糟蹋自己！即使我死了，也沒有人憐惜我的！——啊，人世多冷酷啊！多冷酷啊！

眼淚驟然湧上來了。她伏在桌邊，想起鄭遠，想起親人，但又覺得全不值得懷念。她於是又喝酒，又吃牛肉乾，又抽烟。但她却越發清醒起來。心裏熱得像燃燒；腦裏各式各樣的思想在飛速地轉動，彷彿無數個車輪。

她偶然回頭，見到門邊站着陳百良。

## 七

陳百良怯怯地站着，一隻手扶着門邊，轉動着吃驚的眼睛，他頭髮凸起兩個發亮的「波」，穿了紫羅蘭色的襯衣和黃褐色的 Jacket，像個翩翩公子。林玲下意識地對他微笑了，甚至帶點兒柔情和諂媚，她心中有一個怪異的念頭在湧動。酒力的高潮似乎漸漸過去了；她腦袋密雖有點暈眩，但已很能把握自己的思想和動作。她喝完了第二茶杯酒，又開始斟第三茶杯，一邊吃牛肉乾，一邊抽烟。陳百良於是不知道自己來到一個什麼樣的情景中了。

「林同志，你喝酒？」他問。

「來呀！你也喝一點嗎？」林玲揚動秀長的眉毛甜蜜地看他。

陳百良坐到床邊，和林玲很貼近；見到林玲不規避，覺得快樂。他眼光貪饞地看林玲的臉頰，爲她的美麗而顫慄着。

「我的臉是不是很紅？」林玲嘻嘻地笑了。

「很紅的……」



林玲把臉藏在手肘裏嘻嘻地笑，像個小姑娘。

「是不是很難看呢？」

「不難看……」

「那麼我是不難看了？」林玲簡直把對方當成木偶。她開始細細地咀嚼牛肉乾，並且放了幾片在他的手裏。

「林同志……」他拿着牛肉乾開始說，聲音很低沉，眼睛垂下，變得非常苦惱了。

「嘻嘻，什麼事呀？」

「我很想說，又不想說。」

「怎麼呢？」

「我只是近來覺得很煩惱很煩惱……」

「煩惱什麼事呢？」林玲引導他的話，她撐直兩腳前後搖着竹椅子，支支作響；顯現着被緊紮地包裹在薄旗袍下的豐滿的胸脯，噓着烟圈，斜睨着陳百良，帶了欣賞的神氣。她明知他要說什麼，但裝着全然不懂，好讓他吐露個痛快。她在享樂着一種奇怪的幸福，正如一匹貓兒玩弄在掌握下的一隻老鼠。

「我真是很煩惱，」陳百良囁嚅地開始。「我的真心誰也不知道……我本來對

每個人都好，他們有些人就說我想——想追郭秀慧。其實我……」

「你到底愛不愛她？」林玲插入。

「我，我怎麼會愛她！」陳百良有點激憤，覺得傷了自尊心。「她身體很不健康，而且……而且又常常害病。不過我常常見到她，大家多說一點話，只是這樣吧了。我不過請她看過一回電影，出來也沒有送她回去，有一次她和我逛環湖，人家就問我她是不是我的——，我說不是，人家還說她追我。我是絕對不會追她的。……我心裏的標準是誰也不知道的！」

「那麼你的標準怎樣呢？」

「我不說。」陳百良顯出神祕自得的樣子。「誰也猜不到的！」

「我猜猜看好嗎？」林玲故意說。

「你一定猜不到！」陳百良很興奮。

「我猜——」

陳百良眼光閃閃地等待着。

「嗤嗤，我不猜了！我不猜了！」林玲撲嗤一聲笑出來，裝出害羞的樣子藏過臉，接着又抬起頭來，撥開凌亂的鬚髮，柔情地看他，「我猜不到，我不猜了。你只是告訴



我：你現在有沒有愛人？」

「我——有一個……」

「是誰呢？——是不是周淑芳？」

陳百良有點着惱，不做聲。

「那麼，一定是王霞那小鬼！」

「你猜不到的……」

「好，我是猜不到了！」林玲覺得玩笑不能再開下去，於是轉變了態度；「你抽不抽烟呢？」

「你學抽烟做什麼！」陳百良很失望。「抽烟是最不好的！」

「沒有什麼，只是玩玩吧了！」

「林同志你覺得悶不悶？」陳百良又說。

「悶呀！」林玲大聲回答。

「林同志，我們到環湖散散步吧！散散吧！」陳百良突然作可憐的懇求。

他這樣懇求林玲，已經許多次了；在她心裏，兩人只要逛一次環湖，愛的關係就等於宣佈成立，所以一直堅執這個懇求。林玲把烟蒂擲出窗外，兩手撫摸自己還在發燙的

臉頰，好久沒有說話，閃閃的黑眼睛泛出惘漠的光，長久地遼遠地眺望外邊的星空。接着她收起視線，投到陳百良身上，向房間四週掃了一轉；她決定出去了。——她怎麼能夠一個人再在這裏呆下去呢？何況明知等會兒會瑞國一定會來，她舐吸了一口酒，站起來了。陳百良眩暈着眼睛看她穿短外套，尊敬地站在一邊，戰戰兢兢，似乎準備幫忙，好像一個侍者。

他們在環湖繞了一周，從陽橋轉了出來，陳百良在她耳邊絮叨着：說他怎樣煩悶，怎樣想「打穩經濟基礎」，說他怎樣遇到幾個朋友叫他合股做生意，並且徵求她對這件事的意見。她却滿不在乎地全然沒有理會。他又懇求她一同走中南路，她無可無不可地點了點頭。路上充塞着紛擾的行人，奔馳的車輛，嘈雜的聲音，越往北走，路上越發熱鬧。他們不時被擠擁的人們隔開，而又重複走在一起；兩人下意識地走着，終於進了一間書店，站下來。林玲眼尖，立刻發現雜誌的書架旁邊站着二個刺目的人物；那是朱毅，蘇羣和鄒錦雲。同一瞬間，他們也發現了她和陳百良，即刻閃電似地交換了一下眼光。林玲突突地心跳，低聲叫陳百良走出書店。同時他們三個人也走出書店，大家在門前碰到頭，只得生硬地招呼了。

「啊，你們來看書嗎？」朱毅說，一邊走到行人道上。



「很久不見了呀！」林玲朗聲說，呈出溫淑的笑容。

鄒錦雲已經閃過他們身邊去了，只留下朱毅一個人在那裏。

「啊！朱同志！」陳百良眉飛色舞了。「到底見到你了！我找你們幾次都找不到呀！」

「真是對不起呀！」朱毅大方地說，頻頻搓手，似乎要抽身走；眼光閃爍地瞥視周圍。

「你們搬到哪裏去了呢？」

「這個——啊，糟糕！到底是一條什麼巷呀？說起來連我也沒有留意呢。」

「門牌第幾號呀？」

「好像是三十——三十六號，但是三十六號之幾却是記不清了，總之是有個『之』字，我現在的記性是不大好的！」

「那麼大概在什麼地方呢？你對我說，我有空去找找看！」

「不用了！我很少時候在家——還是我有空去找你好了。」

朱毅應對完畢，大踏步走進行人叢中去了。陳百良莫明其妙地看林玲。林玲冷笑了。一聲。煩惱又現出在她面前了。彷彿在這一瞬間，她瞧見了自己的污濁，卑微，無望。

陳百良提議去吃東西；她接受了。他們於是來到了一間西式茶室——「翡翠」。

——難道我真的變成非常壞，像他們所想像那樣嗎？……

林玲又冷笑，在角落的卡位椅子坐下，對着陳百良，回想剛才的一切細節。——你們怎樣想就怎樣想好了，我現在并不想再討人家的好感呢！

「林同志，你要吃什麼？」陳百良儼然問。

「什麼東西價錢最貴的？」林玲問站在卡位旁的侍者。

侍者流利地念出幾樣菜目，林玲止住他，看一看陳百良，自作主張點了兩個菜。

「拿一些酒來！」她又補充，裝着老練的樣子敲一敲桌子。（這是她從迭次宴會中下意識地模仿得來的。）

侍者做出領會的笑貌，走了。

「林同志你又喝酒？」陳百良囁嚅地說，生怕她不高興。

「喝酒是很好玩的呢！」她微笑了：樣子很嬌媚。剛才蘇羣的輕蔑眼光在她心裏又清楚地顯現出來。她於是更放浪地看陳百良，覺得非常得意。

她轉眼四周看，愉快地微笑，室內天青色的四壁，綠色的矮桌椅，白色的通花桌布，形成一種和平的恬適的氣氛。壁中掛着一幅油畫，中央的吊燈覆蓋着通花的垂珠罩



子；罩影掩蓋了上半截牆壁，把通花花紋投射到雪白的天花板上，像一個巨大的華麗的車輪，慢慢地轉向這邊又轉向那邊。桌子都空着；只有正對燈下坐着兩個盛裝的男女。

——男的裝扮很像外國人；女的紅唇彎眉，濃髮捲曲而蓬鬆，額邊垂着一小束奇特的髮球，耳上戴着菊花樣的綠玉耳環，穿着一件黑底斑斕彩色的緞旗袍，外罩一件白菊花的絨繩外套，林玲抱着很大的興趣注視他們那種熟練的刀叉動作，和欣賞女的那種電影明星一般的表情和態度。陳百良被冷落了。他毫無癡頭地只管玩着刀叉，頻頻卑微地觀望她，猜不透她的謎樣的心理。

——她豔是豔了，但太做作，樣子也不過平平常常！……林玲想，本能地看一看自己的紅色圖案花的布旗袍。——她那旗袍的料子在桂林很少見，那絨繩外套的菊花也織得很巧手！

「林同志！」陳百良終於忍不住叫了。

「什麼事呀？」

「那有什麼好看呢！我們談談吧！」

「談什麼呀？」林玲微笑，再看那女人一眼，悄聲說：「也許是一個交際花呢？」

「交際花的人格很差，你還看她做什麼？」陳百良覺得氣苦，他以爲一同來吃西餐

了，自然能夠多談幾句知心話，但現在却是如此！

「看看有什麼關係呢？」林玲開始坐正身子，拿起刀叉端詳，並且輕輕地敲着玻璃杯子玩兒，丁丁作響。

侍者端上食品來；一碟牛扒，一碟燒雞，一碟多士，一碟白塔，一壺血紅的葡萄酒：擺滿了一桌子。他們開始吃了，一邊喝酒，林玲晚上喝過兩茶杯的三花都不見醉倒，變得更大膽了；況且葡萄酒又醇又甜又香，所以一小杯接着一小杯灌下去。一種熟習的奇異的感覺又從心裏擴展開來了。她一邊吃，一邊頻頻打飽膈。兩頰又火一樣地燃燒起來，眼睛變成遲鈍，明亮，并且多情。她從閃動的睫毛下窺看對面那個男子的狂熱面孔。他馴服得像羔羊，眼光狎昵地注視林玲唇舌的吮吸和顎角的咀嚼。

「林同志，你不要喝得太多了。」

「不，這酒淡得要死，簡直沒有味道！來，你再喝一杯！」林玲替他斟，並且向走過來的侍者吩咐要辛辣的酒。

「林同志，你不要再喝了吧！」陳百良懇求。

「我愛呀！」林玲撒嬌了，直直地看進他的眼睛裏想：——他真是太老實了，這樣的一個傻子！——「你真是一個傻子！」她說。



「噢？」

「他們是騙你的！」

「那一個呀？」陳百良瞪着眼睛。

「朱毅他們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嘻，他們說你鬼鬼祟祟，其實他們才是疑神疑鬼！」林玲說了又後悔失口。她留心端詳陳百良的相貌，覺得自己開始醉了。

「什麼呀？」陳百良的臉色有點變了。

「沒有什麼。——只是你說做的生意什麼時候才開首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」陳百良說，心裏還有個結。「資本還沒有集齊，集齊了才好開始。他們總是催我回家裏要錢，迫我去招股，我天天到處跑，也集不了多少。他們說至少要十萬塊錢才開得首，只要開首就好了；對本對利！對本對利！他們還一定要推我做經理呢。」陳百良還念念不忘剛才林玲的話，「你說，他們怎麼疑神疑鬼？」

「不，我不說！」林玲搖一搖鬢髮，專心切着一塊雞肉，許久才用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：「他們疑心我和你——」她抬起眼尾看他，啞啞地笑起來，裝着醉態，伸過手去

摸一摸他的下巴，打了一個冷顫說：「哎呀！你的鬍子這樣長，真怕人呀！」

陳百良整個呆了。林玲猛然一縮手，又嗤嗤地笑了。她感到體內有某種不能控制的東西，覺得危慄。然而當紹興酒送上來時，她還是喝，接着餐後的咖啡也來了，這是一種正式的西洋咖啡，噴着特有的香味，然而不苦。她離開香港以後，一直沒有喝過了；細細地喝完，又要了一杯。現在她只管任性做去，再不理會坐在對面那人的心情。她想咖啡中加進一些「阿華田」也許味道更好，「阿華田」她也三四年沒有吃過了，今天她要吃！她一定要吃！

「有沒有『阿華田』呀？」她叫侍者來問。

侍者遲疑着，沒有作答，打量了一下他們的衣服。

「有沒有呢？」

「那是很貴的。」

「我要吃『阿華田』！」林玲撒賴地看陳百良，同時想：——若果他真的愛我，他一定不吝嗇；否則那是虛偽的！

「要，要多少錢？」陳百良問侍者，一副寒酸的臉嘴。

「不要問了！只管拿來就是了！」林玲有點着惱：——這麼一點『阿華田』比起人



家的宴會，算什麼呀！嚇，瞧他的樣子真多羞人！

加了「阿華田」咖啡也不見得特別甘美。林玲吃完了，心裏又有了新的花樣；她要裝着醉打破玻璃杯，試陳百良生不生氣，等他破破慳慳賠償，看他以後還敢不敢再纏她來吃東西。她於是把玻璃杯放在一隻手指上試着旋轉，不料真的猝然摔在桌面上一滾，掉到地下去，乒的一聲響。她想笑，但又不能笑。陳百良臉色蒼白；侍者走了過來；燈下那雙男女奇怪地轉臉看她。……

林玲陷在迷離惆悵中，不明白自己怎樣離開了「翡翠」，怎樣回到了寓所。她彷彿記得陳百良陪伴着她回來，在路上碰見了曾瑞國，他大驚小怪地帶醫生來看她；她又彷彿記得自己曾經猛烈嘔吐過，曾經被扶在曾瑞國的臂上，曾經在他手裏吃過了藥。

現在夜已深了。男人們都先後走了。她躺在床上，開始變得較為平靜清醒，覺得胸裏痛苦，頭腦眩暈。她的思想在飛速地旋轉；一時覺得自己也許快要死了，一時記起吃酒的情景，醫生看病的情景，一時想到淑姊，想到母親，一時感懷自己的伶仃孤苦，無依無靠。她覺得喉嚨很乾涸，於是半支起身子從桌上的陶器茶壺倒了一杯開水來；但又冷又腥，不能下嚥。她把水往地下一撥，把杯在桌上一擱，躺下來了。

——倘若在家，我是不會這樣賤的！……她反復地想。——這裏沒有一個人理我！我現在死了，也沒有一個人知道的！……

她回想剛才曾瑞國臉上的擔憂神氣，對她小心翼翼的照顧，以及他送走醫生後回到房間裏安慰她的許多話，覺得非常安堵而又非常悽傷，於是啜泣起來了。微熱開始包圍



了她。她吹熄油燈，蓋了棉被，一邊繼續啜泣，一邊出聲地呻吟，彷彿這樣可以減輕她的心靈和肉體的痛苦。

黑夜是漫長而窒悶的。四周悄然無聲。林玲感到身內熱度逐漸增高，輾來轉去，兩手搔抓胸膛，更加悽苦地呻吟起來，對於身世的感觸，對於家庭的懷念，於是變得格外鮮明，格外強烈了，她記起鄭遠的苦澀容顏，一幕幕地回憶她們的往事，不禁怨恨他現在對自己的嚴厲和冷酷。她又記起過去的諸多人們和過去的自己，活靈活現地見到自己離家的一幕：她怎樣跟着男女同志們出發，母親怎樣和她送別，怎樣痛楚地哭泣。

現在是三年多了！我得到一些什麼呢？林玲翻了一個身想。——什麼都沒有得到。……這次病好了，我就回家去吧！留在桂林，死了也沒有人管我的！……

她渾身火熱，感到窒息；於是半撐起身，抓着窗邊，一手推開了窗，猛然，她見到兩天前的星空了。——它是如此崇高和神祕；如此廣大無垠，銀光燦爛。在它的聖潔閃耀下，她的靈魂陡地從病熱中甦醒過來，變得異常平靜了，她躺着仰望星空，感到一向未曾感到過日孤獨。——她一向彷彿覺得自己周圍環繞着衆多的人們，他們的悲哀，快樂，憤怒，歡笑；但現在她清楚知道她身外什麼都沒有，她只是自己一個人。她不明白爲什麼從前的世界是如此熱鬧歡欣，到處都是歌唱笑語，現在的世界却變得如此寂寞荒

涼，總是遇不到一個熱情朋友，她轉臉再次仰望燦爛的天空。——繁星像雨點似地散佈着，各以自己強弱不同的光輝在閃爍；有幾顆大的，像金，像銀，像水晶，像鑽石。漸漸地，它們彷彿脫離了天宇，在自由的空間顫動，浮游。她望着，望着，彷彿覺得這些星星原是近在窗邊，現在向上升起，漸漸地遠去，漸漸地高飄，有些甚至連看也看不見了。它們是如此熱鬧歡欣，而她却是如此孤獨淒涼。她想哭泣，但又不能。熱潮已經慢慢地退去；她於是帶着無邊的哀感，朦朧地入睡。……

她聽到樓板的響動，睜開眼睛，見到曾瑞國在房間裏，時候大約已近中午了。他穿着一件深綠色的厚絨外衣，淺灰色的背心和褲子，打着一條紅黑斜方格子的領帶，一隻手插在褲袋裏，站在桌前看窗外，好像一個時髦青年。接着他轉過來看林玲，揚動一條眉毛，長臉上充滿欣悅的神色。

「林小姐睡得好熟！」他笑了。「叫了幾次都沒有醒。這是好現象！」

「曾主任你來了多久？」林玲語調很低微，她記起昨晚他對她的關照。一種病後的軟弱和喜悅突然充滿着她。

「差不多半個鐘頭。」他看了一看手錶。

「我倒不知道……」林玲慚愧地，並且稍帶愛嬌地微笑了。「昨晚發熱，忘了關



門……。」

「現在熱退了沒有？」他伸手過來摸林玲的前額。

「沒有熱了」，林玲動了一下，不大自然。

「是的，熱全退了！」他說，又摸了一摸，笑了，「你今天瘦了許多。」

林玲微笑了一下，探手從桌上拿了鏡子來照。——她真的顯然瘦了。經過一夜的病苦，臉頰變得如此憔悴和枯黃；眼睛顯得又烏黑，又澄清。疾病有如一場風暴，掃去了一切狂亂；現在風暴過去了，她的世界留下了一片甜密的淒涼。她覺得一切很陌生，從眼尾偷偷瞟了曾瑞國一眼，轉過身去，緘默了。她感到床前這個男人與她原極生疏，自己不應該他這樣表示親暱。

「林小姐，我今天給你帶來很多東西呢。」他說：「你要不要吃些什麼呢？我拿給你。」

「有些什麼呢？」林玲轉眼去望，發見桌上放着一大包東西。

「我替你買了好多東西，都是十分需要的。」他坐下，把竹椅拉近床邊，拿過紙包來放在膝上，取出兩個小方盒子和一個玻璃瓶子。「這是葡萄糖，——昨晚醫生對我說，你身體太弱了，起碼要注射十支。這是『怕勒托』，含『幾怪』的，吃了非常有

益。還有——」他又拿出一罐裝璜很美的東西。「這是代乳粉，又有益，又好吃。你現在覺得餓不餓？……那麼，我立刻沖給你吃好了！」

林玲昨晚嘔吐了兩次，現在肚裏空空洞洞，實在很想吃點東西，只是不做聲。曾瑞國於是親自去問房東要了滾開水來沖代乳粉。——他用刀撬罐蓋，把香噴噴的白粉末倒在茶盅去，用調羹細細地攪拌着，一邊從暖水壺把開水斟下去。林玲緘默地好奇地看着他，輕輕挪動腰身要坐起。曾瑞國趕忙放下手裏的東西過來扶她。

「不，不，我自己會……」林玲幽聲說。

「沒有關係！沒有關係！」曾瑞國小心翼翼地托住她的腰背。

林玲靠枕坐着，軟弱無力地接過茶盅，發了一會愣，這才開始有心無神地吃起來。曾瑞國煩躁地在房間裏走了兩轉，好像老鷹盤旋着要捕捉小雞，接着又坐回椅子去，眼裏隱藏着複雜的慾念，瞥視林玲。他又關心地問她要不要再吃一點；她只是冷淡地回答了一句「不要」，就緘默下來。

「躺下來休息一下，我就去請醫生來吧！」他說，似乎要來扶她。

「不，不必了！」她說。「今天好多了，把這些藥水吃完了再說吧。」她突然顫動全身，打了一個噴嚏。



「呢，林小姐你當心冷着！你有沒有大衣呢？穿起來好一點。」

「不要緊，」林玲嘟囔着，從身上拉過棉被掩住肩頭。「有一件，不過舊了，曾主任請你……」

「放在那裏？等我取給你！」

曾瑞國從床尾的竹篾裏取出林玲的藍棉大衣抖開，一陣腐霉的氣息散播着。

「這裏破了一塊，漏出棉絮來，」他說。「須得拿去補一補才能穿。」

「你不要看！」林玲說，一手扯了過來，擱在一邊。她突然陰鬱起來了。

他們都沒有說話了。曾瑞國覺得無味，看了看錶，戴上呢帽告辭了。他把棉大衣包好夾在脅下，說是晚上補好就拿來，等林玲夜間起來有得穿，免至受涼又生病。他打開房門，陳百良站在門前，眼睛閃着憤怒的光。曾瑞國回顧林玲，輕蔑地笑了一笑，出去了。陳百良走進來，剛才的一切他顯然都窺見了，只是站在房中沉默着。姑且，失望，憤怒充滿了他的心。林玲瞧着他覺得有點怕，記起昨晚和他吃酒的情景，臉紅了。她轉身向着板壁，不瞅睬他，希望把自己的一時錯誤行為立刻洗刷乾淨。

「林同志！」陳百良開口了。

林玲不做聲。

「林同志！」

「什麼？」林玲翻過身來，嚴正地看他。

「我今天早上來了幾次，叫你你不醒。」

「啊！」

「林同志，你怎麼這樣給他一個人進來？」

「我病了，請你不要在這裏囉嗦我吧！」林玲突然非常氣惱了，恨恨地說。陳百良的質問觸傷了她。

「你一定又——又愛上他了！」陳百良衝口而出說。

「什麼？」林玲瞪着眼睛，半響說不出話來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」陳百良渾身顫慄起來，在房間裏轉了一個圈下樓去了。

——那也好！林玲對自己說。——你不再來也沒有關係的！然而……然而男人們爲什麼總是這樣冷酷，這樣冷酷呢？……她又轉念想，非常悽傷了。

房間裏是安靜下來了，而林玲的思緒却不斷地洶湧，好像波濤一樣沖擊她。使她終於眩暈而疲倦。她於是朦朧地睡去了。……待到醒來時，窗外已是薄暮。林玲自己動手弄了代乳粉來吃，以後又把藥水服下；在薄暮的黯澹光中靜靜地躺着，她的心裏擴展



着無邊的枯寂和哀涼。燈點起來了，樓下的掛鐘已經打了八點，然而曾瑞國還沒有來！他是說過晚上來的。他說來了就應該來，倘若不來，就必須通知，免得林玲這樣等待。林玲想：他倘若不來了，她今夜起來沒有棉大衣，病體衰弱，說不定受涼又再病起來。她於是不禁開始怨恨曾瑞國了。

——怎麼他還不來呢？她想，覺得異常煩躁了。

——若果他今晚不來，明天也不來呢？……十分鐘後，她又自問，並且起了種種怪異想頭。——也許他臨時有了什麼緊急公事，不能來了。不過照他的脾氣，他却無論如何會抽空來走一轉，慰問她的，然而也許很可能因為林玲午間傷了他的自尊心，他賭氣不再見她了！午間她吃代乳粉時全然不睬他，他也許覺得這是被冷落了，自己這樣熱心照顧別人，別人却採取這樣的態度，所以索性不來了，並且決定不再關顧她！……不過他對林玲大概不會如此的！那麼一定有了意外的事，也許給人拉了去吃酒。……

樓梯下響着皮鞋聲，一直上來，房門推開：曾瑞國出現在門邊，脅下夾着一包東西，除下呢帽。林玲非常歡樂了，同時非常氣惱。她沉默。伶俐的黑眼珠表現着快樂；憔悴的腮頰表現着懊惱。現在在曾瑞國面前，她已不能隱匿自己的心情了。曾瑞國在疲倦的眼皮下卑怯地看她，顯然知道自己的過失。

「我親自拿了棉大衣去補，」他坐下說：「那個縫衣匠混蛋，直到現在還沒有補好，所以來遲了。林小姐等了很久吧？」

「我以為你不會來了！」林玲想把聲調放得平靜，然而不能。她突然感到某種悽苦。

「哪裏哪裏！」他連聲說。「我說來了就一定來，我是一向不會食言的。但等來等去都補不好，沒有半點辦法。我想你晚上沒有棉大衣一定會冷着，又病起來，怎麼成呢？」

林玲眼眶濡濕了；但竭力抑制自己的悲憤。

「既然等不着，沒有辦法了，」他說，動手開開紙包又停住。「但我又擔心你的病呀，只得到拍賣行買了這樣的一件給你。」

林玲瞥視一下紙包：那裏躺着一件深紅色的絨大衣，褶得很整齊，她別轉臉不要看，任由曾瑞國怎麼拿起來抖着再也不擦一眼。

「這式樣很時新呀！」他品評着。「兩肩聳得很恰當；裏子也是紅緞子，貴却也不貴；只是三千五百塊錢。——拍賣行的老闆還說很便宜呢。林小姐你怎麼了？」

「沒有什麼。」



「你沒有什麼地方不舒服吧？是不是又發熱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，——不要管我！」她喉喘咽哽。

曾瑞國注意她的眼睛。——淚水突然淌流了，一顆接着一顆從眼角湧出，流過面頰。林玲鼻裏眼裏全都又酸又苦；心想既然給他見到了，掩飾也沒有用；於是迅速地躺下側轉身子暢快地哭了起來。

「你到底什麼地方不舒服？」曾瑞國坐到床邊去，彎俯腰身，用體貼的幽聲說。

「這樣哭做什麼！——只是傷了自己的身體，何苦來呢？」

「不要管我，——這只是我的事！……」林玲的聲音和眼淚混和起來，分不清了。

「啊啊，你這樣哭，病一定又要復發了，這是何苦來呢。」

「復發也吧！死了也吧！……這只是我自己……」

「啊啊，為什麼想到死呢！只是大衣吧了，我現在不是帶了一件來嗎？」

感到曾瑞國的貼近，林玲微微動了一下，挪開腰身。漸漸地慟哭，變成抽噎，抽噎變成飲泣了。……

好一會他們都沒有做聲，林玲已經沒有悲哀，沒有眼淚，只是光着眼睛瞪視着板壁。她不願曾瑞國坐在床邊，又不能叫他離開；於是故意給他一個不瞅不睬。看他怎樣

動靜。——到底他是知趣走開了，在室內踱方步，彷彿深思，以後又坐到床前的椅子上，許久都沒有聲息。林玲有點忐忑起來。她輕輕地轉過身來仰躺着，呆呆地對着瓦面，雖然沒有看他，但清楚地覺到他。——這個人穿着整齊，具有權柄，却因為她而垂着頭，顫動着眼皮，無精打彩地抽煙，顯得如此喪氣，如此卑微。

「你覺得冷不冷？」他嗓音枯澀地小聲問，彷彿生怕驚動什麼。「秋風很涼，把窗關起來吧！」他站起拉過窗門來門好。

「不，我不冷。」

「你晚上冷不冷呢？」他走到門邊傾聽了一下，輕輕響了一聲門門，又坐到椅子上去。「你晚上起來必須穿起大衣才成！——啊，我又忘記了：這大衣合不合你的身材呢？——現在試試看怎樣？若果不合了，我立刻拿去改，明天就得了，試試看，你起來試試看！」

「你放着好了！」林玲似乎還有點氣惱。

「那麼你也看看吧！」他抖開絨大衣，坐到床邊，放在林玲身上。「你看看吧！」林玲坐起半身，不好意思地摸了一下閃亮的火一樣的裏子。「身材大概是合的，」

她小聲說。「只是肩頭聳得大高，難看極了。穿起來真羞死人！」



「你穿穿看！」他坐近來。

「不，」林玲一搖鬢髮。

「你穿穿看！」他拿着絨大衣披到林玲的肩膀上。

「不，不，」林玲避開，格格地笑。

她被猛然一抱：臉被擠壓到男人的懷裏，感到窒悶。她無力地喘氣，狂亂地掙扎。

「我崇拜你！我崇拜你！」她喘喘地哼。

——我到底愛不愛他？愛不愛他？林玲急問自己，感到有熱氣噴在臉上，有濡濕的東西移到唇上。她用力閉嘴。——天哪，這是不可能的！不可能的！

銳利的痛楚刺戳着心胸，新的顫慄和熾熱開始從體下發出，擴展，如像電流似地貫注了全身和全世界。

「不……」她想叫喊。

「別嚷！」他低扼地哼。「人家會聽見呀！」

她彷彿在夢中從懸崖沉墮下來，空虛而沒有憑藉；沉墮加速，而又停住。她於是如像雲一樣地慢慢地降落，諸多事物從眼前閃過，消逝；下面是黑暗的潮濕的莫測的深淵。突然，一切失去聲音和色彩了。一種遼遠的渺邈的事物靜靜地出現而又悄悄地退

去。現實開始旋轉着，像螺旋似地縮小起來，縮小起來。她見到了面前的一雙陌生眼睛，如此明亮發光。——在那漆黑的瞳孔中彷彿空無所有；在水晶似的眼球上，圓圓地整個地照出她青春美麗的容顏，她開始哭泣起來了。……

「我很怕，……我是不幸的！」她顫慄着說，記起鄭遠，記起一切。

「是不是因為『她』？」他問。「我會把她打進『冷宮』的。我只愛你一個呀！以後我和你另租漂亮的小洋房住，買體面的衣服給你。」

「不！我是不幸的！不幸的！」她只是帶着淚聲重複着。

（一九四四年春天在桂林）